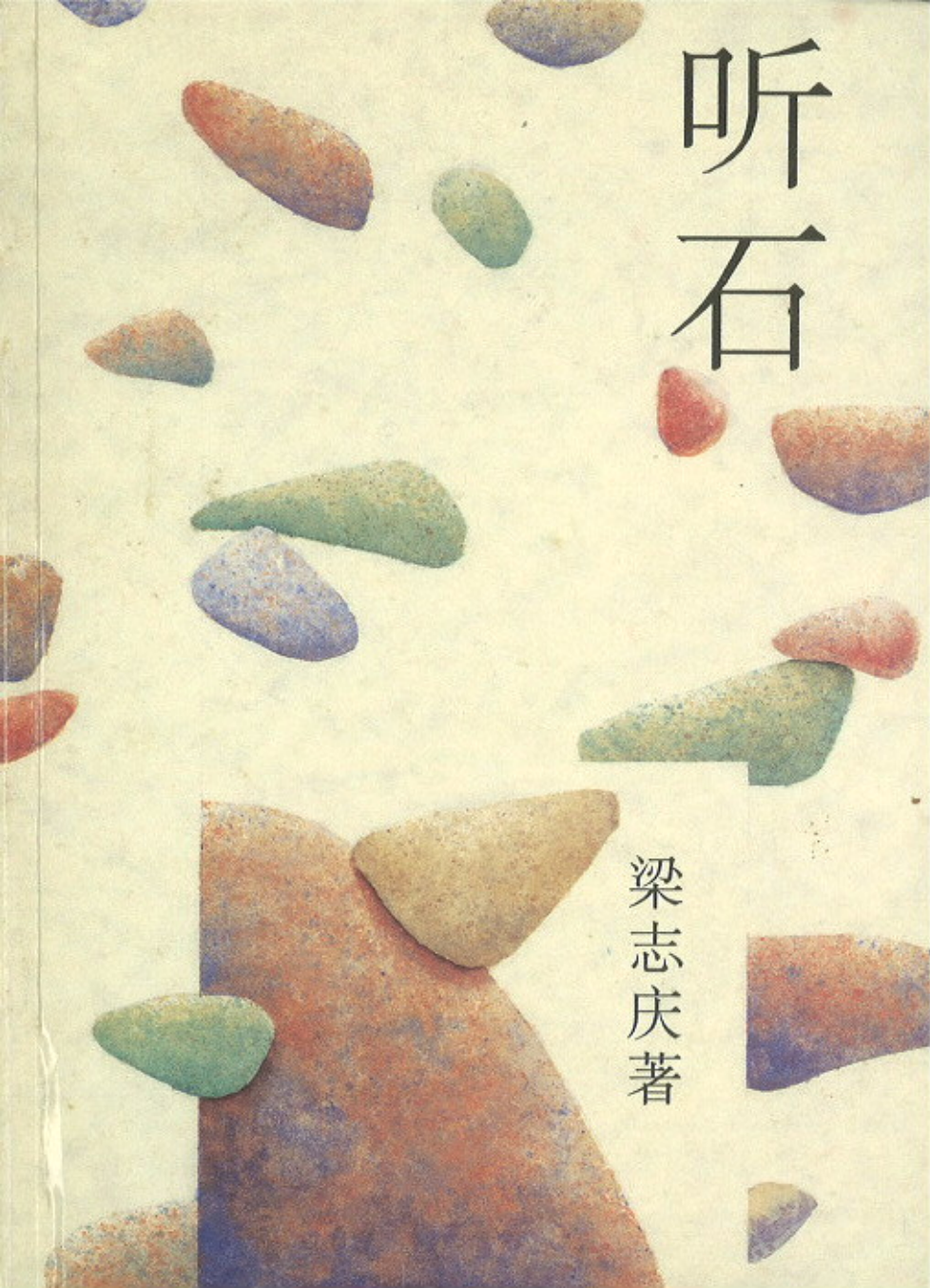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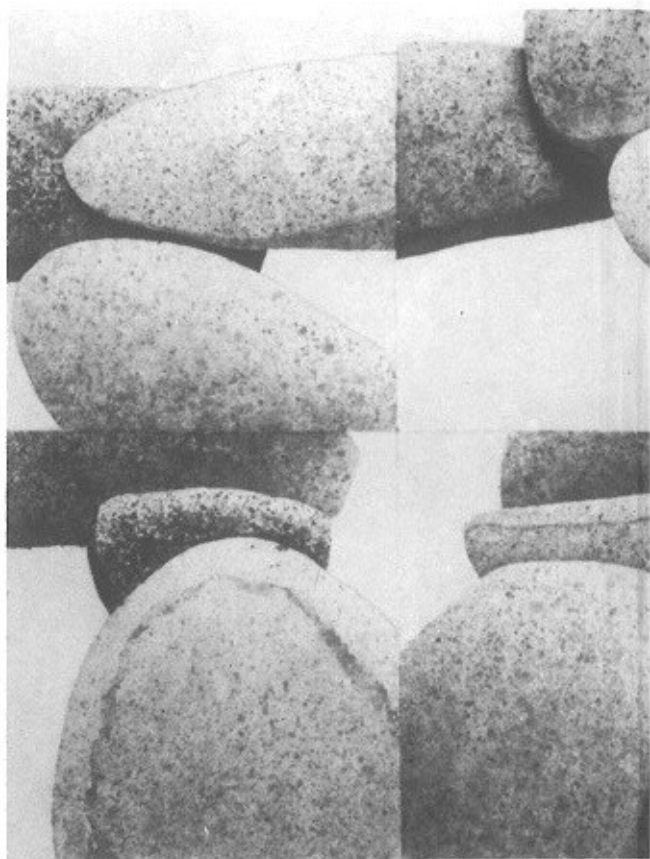




听石

梁志庆著

听



本书获得柔佛州梁

石



梁氏公会资助出版

封面绘图及内页设计：浩于豪（马来西亚青年画家、作家）

听石

梁志庆著



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

作者简介

梁志庆，一九四二年出生于麻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后，即任教职。业余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

作者擅写散文、诗歌及文艺理论，向来积极指导少儿写作，自一九八三年开始，也致力于儿童诗的创作、理论建设及教学活动。散文入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及《当代马华散文选集》，多篇散文作品入选为华文独立中学及国民型中学课文。数篇儿童散文、诗歌入选中国出版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选》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

一九七二年至七四年之间，作者担任《儿童报》编辑。一九七九年获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学奖之诗歌奖。一九八三年获得马来西亚福联会散文优秀奖。一九九〇年再度获得福联会儿童文学优秀奖。一九九一年受聘担任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之散文奖复审员。一九九二年题名中国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之《儿童文学作家》榜。一九九三年受聘担任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之诗歌奖复审员。

著有散文集《向阳的生命》、《夹起一片故乡情》、《听石》，儿童文学散论集《给马华儿童文学扎根》、《推动童诗的摇篮》，童诗集《彩虹桥》、《海的小女儿》。

编著儿童读物：《希望在明天》、《黑夜里的烛光》、《绿的椰林》、《收获》、《作文指导》、《第一个啼声》、《诗的幼苗》、《长大了真好》、《礼物》、《月亮的生日》（儿童诗集）、《闪亮的星光》（儿童诗集）。



感谢内子余惠莲在生活中给我的支持
力量。

〔30·5·1994 作者夫妇摄于中国贵州省贵阳贵黄公路
途中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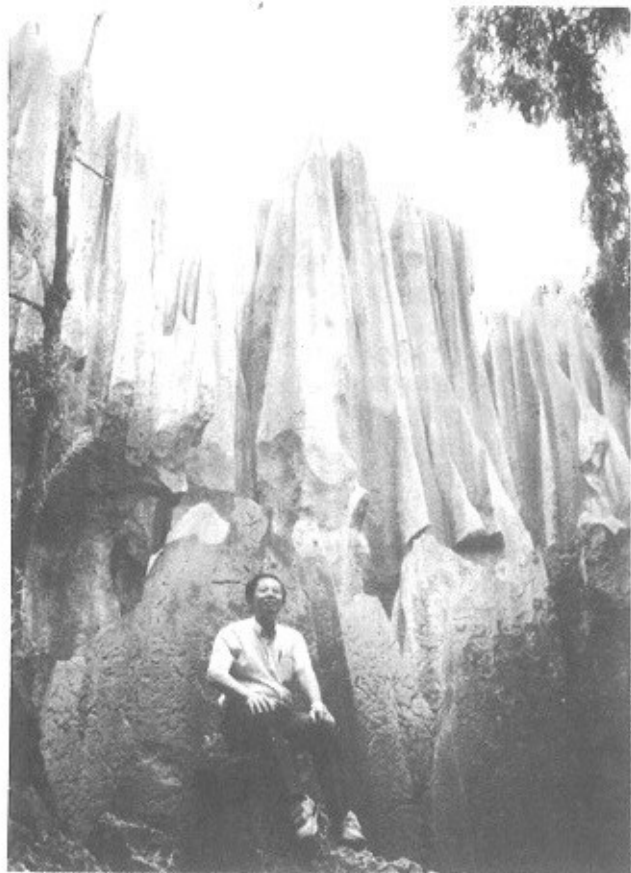
“长城，来，我和你拍照留念。”
(《长城，我来了!》)



《枫桥夜泊》，千古的吟唱；俞樾的手迹，诗碑上的艺术。
(《响着，寒山寺的钟声》)



虎丘塔是火浴的凤凰，它站立得多么高大。
(《三访宝塔》)



每一块石头都会说故事
(《听石》)

目 录

■ 踩碎金沙浪

- 1 踩碎金沙浪
- 3 天又晴了
- 4 小麻雀也懂得
- 6 伞花绽开时
- 7 风筝，快乐地飞着！
- 8 “磨剪刀啊！”
- 10 咿咿声中
- 12 椰笛
- 14 牵着小手去郊游

■ 灯传薪火

- 19 悠悠麻河水
- 22 香妃戴上了美冠
- 24 仙公山胜地
- 26 灯传薪火
- 28 跃上最高的桩阵上
- 30 番薯藤、叶叶同心
- 32 傻子的精神
- 34 浮起的沉渣
- 36 文化列车

■ 长城，我来了！

- 41 长城，我来了！
- 45 三访宝塔
- 51 响着，寒山寺的钟声
- 55 听石
- 59 高高树上结槟榔
- 63 九族村的山地歌舞

■ 海螺文艺曲

- 69 校园文艺在滋长
- 79 海螺文艺曲
- 85 助长马华儿童文学
- 87 撞击钟鼓的撼力
- 88 华文学会，你这保姆！
- 91 师训学院为儿童文学扎营
- 93 把自己拱成一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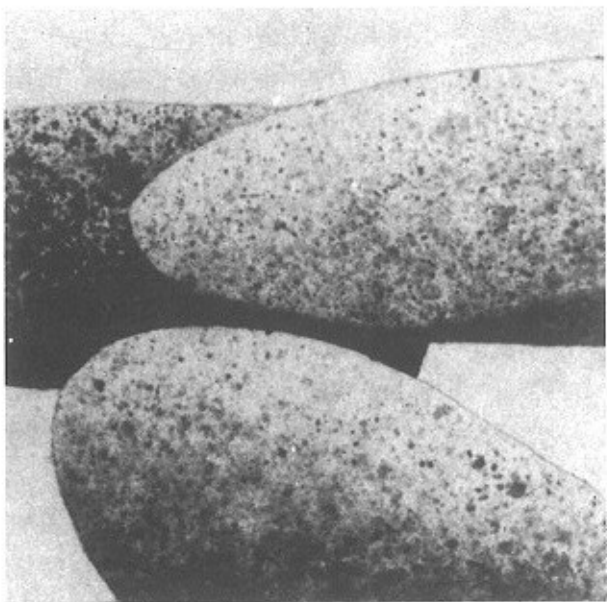
■ 我们是同心园

- 99 序《年轻的心》
- 102 序《赶路》
- 106 序《绿岗》
- 108 序《杏坛散记》
- 110 亲情的呼唤
- 112 清纯可爱的儿童散文
- 119 中国现代儿童散文小识
- 122 我们是同心园
- 125 春风吹又生
- 128 散文的另一种丰采
- 138 文艺千五期，春秋十余年

■ 附录

- | | |
|--------------|---------|
| 142 辛勤培育桃李花 | / 潘亚瞰教授 |
| 146 黄花乡镇的气息 | / 沈洪泉 |
| 148 黄花乡镇丝丝雨 | / 唐林 |
| 150 留住青春的梁志庆 | / 唐林 |
| 156 后记 | |

踩碎金沙浪



踩碎金沙浪

邦咯岛的金沙滩上，水环抱着岛外的岛。沙滩伸出手臂，就把小岛揽在臂弯里。

半边海，半边天，在海天的一线间，渔船用一支支的桅杆，撑起了苍天。高高低低飞翔地海鸥，在桅杆间涂涂抹抹，为大海绘上蓝蓝绿绿的色彩。

在乡下，我们只看见小河；在城市里，我们给关在铁门内。又说：这里不安全，那里有危险，少有可玩的地方。

来到邦咯岛，啊！大海就伸出手来，召唤我们和他玩个痛快。

沙是那么细，我从来没看过的；踏上去就是一个脚印，再踏过去又是一个足迹。不久，脚印里涌上了海水，还爬出一只小小的螃蟹。怎么小螃蟹会住在这儿呢？幸亏我没把它踏扁了。

我用双手掬起一把沙，我的手竟成了沙漏。粉一样的沙，从我的指缝间悄悄地漏下去，漏下我的惊喜，漏下我童年的时光。最后留在我手中的，竟是一枚童年的小贝壳，还是那么晶亮！

海浪是多么淘气，他伸过手来，搔搔我的脚——痒痒地、冰冰地，叫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就跟他玩起来，当他



伸过手来搔我们脚，我们就踏他的手，他就缩回去；可是一会儿之后，海浪又伸过手来搔脚，就这样地我们踏踏停停、停停踏踏，大夥儿踏成一片笑声，跳起一支大型的舞蹈。

在天风中，在潮声里，在天地间，我们快快乐乐地踩碎金沙滩的海浪。

(1.2.1994《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天又晴了

雨停了，风也平息了，只剩下从屋檐上滑落下来的雨珠，疏疏落落地跌碎在地上。

一个小女孩，溜出大门来，甩着两条小辫子，找玩伴游玩去了。这时四下又是孩子们的欢笑声了，他们的脚踏皱了积水里的阳光，把风筝拉上天空，又和天空拔河了。

裁风剪雨后的燕子，飞翔在那一片清新的晴空里，吱哩吱哩地欢呼着。有时，它也低低地掠过树梢头，飞入寻常百姓家。

清风又来摇动树木的臂膀，摇落下一阵雨滴的哗笑声。小河不再暗哑了，河中的水，给石头激得唱起更高昂的歌声来了。

一个年青的旅人，再度背起沉重的包袱，在雨过天晴后，他又向远方走去了。

“无论风雨多么大，天总会放晴的。天晴时，又是我们上路的时候了。”他说。

雨过天晴，绿的更绿，美的更美，处处展现了生命力和蓬勃的生机。

(17.1.1994《新明日报·新明少年》)



小麻雀也懂得



近来中午回家，就在我走进厨房用餐时，总会发现有两只麻雀惊飞而起，扑向窗外去，像是躲避敌人那样。我仔细一看，原来它们是飞来吃洗碗盆旁边小锅子里的残羹剩饭的。这个盛着残羹剩饭的小锅子又没盖儿，因此，它们啄食可就方便多了。

那时，当我用饭时，它们却不敢飞进来，只在屋外的树上跳跃着。它们的小眼睛一直往厨房里望过来，在它们的眼中，那些饭粒和食物碎片，都是美味佳肴，也是活命东西哩！这不也和人一样吗？在农牧时代，人们无不向有水草的地方迁移，在能活命的地方住下来。

我对这两只小麻雀毫无敌意，甚至还有好生之德，希望它们在这安居下来。反正这些残羹剩饭我是不要的，何不让小麻雀拣去吃呢！

这两只小麻雀倒也机灵，它们发现我从没有驱逐过它们。于是，即使我在厨房里，它们也敢移到窗上的玻璃片上了，不时吱吱几声，探头察看我的动静。久而久之，它们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飞进厨房来，逗逗一两圈又飞出去了；后来它们就干脆站在小锅子边上吃残余的食物了。

起初，它们还是很机警，边吃边看，提防万一我会采取

行动对付它们。偶而，我会站起身来拿些什么东西，它们才会夺窗而出，否则它们就会安然啄食。

以后，每当中午我走进厨房用餐时，小麻雀们就会飞到窗外去；待我坐定用餐时，它们又相偕飞回来，站在小锅边进食。有时，我抬头望见它们时，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料想它们看我也是如此。

我知道，我已经得到麻雀们的信任了，它们对我已经没有戒备之心了。可不是吗？我们人类也只有在彼此都有善意时，又互相信任了，就能和平相处。我真高兴，麻雀居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呢！

(17.1.1994《新明日报·新明少年》)

伞花绽开时



小雨纷飞，洒在放学的时候。

花伞一把把，飘飘摇摇，散向校园内，开出一园美丽的伞花。

小雨洒开了伞花，朵朵红、橙、黄、蓝的笑靥，迎来喜滋滋的春天。

学校的篱笆外，车群像潮水，慢慢地涌过来，然后，汇聚集成车子的洪流。

当铃声拉成长长的音线，就把孩子们串联起来，他们从走廊接向楼梯，从楼梯接向广场。一条长长的多足虫，从长廊走向梯级，从梯级走向底层，然后，分成一双双的脚，踏上车子，或躲在伞下，散向校门外去。

所有的引擎都开动了，所有的花伞又飘摇起来了。

前面的车辆启动了，后面的车辆也跟着轮转起来，车群像一道流水，慢慢地流动着，流向远方去。

花伞，遮去小雨，护着孩子，走回家去。满园的伞花，在车子的流水中，一朵朵地，越漂越远了……

(13.3.1993《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风筝，快乐地飞着！

风，把孩子们吹到草场上来了。

各族的孩子，都带着各自的风筝，到草场来放了。

你瞧：一个拉长线往前跑，一个站着轻握风筝；前一个喊“放”，后一个就松开手。几下抽拉之下，风筝便飞向空中，和其他的风筝在一起游玩了。

天空中，快乐的风筝，飞飞飞。菱形的、月形的、龙形的、蝴蝶形等等的风筝，都穿上五颜六色的衣裳，和和气气地谈话，自由自在地来往。

地上的各族孩子们，也欢笑着跑动，愉快地交谈着。他们都在赞赏，各民族的风筝，是多么地美丽！

(13.3.1993《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磨剪刀啊！”



“磨剪刀啊！”

那苍老而又沙哑的叫唤声，曾经响在久远的年代里。

一个磨剪刀的老人，骑着陈旧的脚踏车，慢慢地踏过来
他的脚踏车后架上，一定载着磨刀的用具。

要是有人唤他磨剪刀，他就立刻停下脚踏车，走到人家的屋子旁边，取来一小桶水，再拿出他的工具来，默默磨起剪刀来了。

老人蹲着瘦削和黝黑的身子，一下一下地磨着、磨着。他的头发灰白而稀疏，可是他那双筋脉浮凸的双手，还是很灵活的。他用毅力和功力，还有耐心与恒心去磨剪刀，磨刀石过处，锈黄的刀锋上，就有金属的粉屑随着清水流失。磨呀磨的，一把灰沉沉的剪刀，给他磨得银亮起来了；一把钝剪刀，给他磨利了。他不时拿起剪刀，用拇指头轻刮刀锋，试探刀锋是否锐利。最后，他擦干剪刀，拿着它剪剪碎布和纸张，只见刀锋过处布断纸开，锐利得很。于是老人一声“利罗！”便把剪刀递给主人，接回一点酬劳，再踏向别家去了。

常用的剪刀就得常磨，剪刀越磨越利，刀锋越磨越短，最后不能再磨了。磨得不能再磨的剪刀，已是物尽其用，为

人类作出了贡献，这把剪刀没有虚度岁月，而是遗爱人间。

可是多年来，我再也听不到那磨剪刀老人的呼唤声了。
是不是时光这块磨刀石，已将老人这把利剪磨得不能再磨了？
是不是老人也像磨剪刀时，已经化为金属粉屑而流失了？

现在，小贩不时在窗外叫卖而过，我是多渴望地再听到
那一声苍老而又沙哑的呼唤声：

“磨剪刀啊！”

(12.3.1994《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咩咩声里



一群羊儿沿着郊外的小路，一边吃草，一边走着，它们用咩咩的呼唤声，互相传达信息。

羊群中有小羊和母羊，母羊声粗又宏亮，小羊则声细而清脆。在咩咩的呼唤声中，它们快乐地吃着青草。

它们来到一座小洋房的前面，隔着一道篱笆吃草。铁篱门上上了锁，门户也紧闭着，庭院却长满了青草，显然地，这间小洋房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居住了。

一只小羊走到篱笆外的小沟边吃草，意外地从篱笆下水沟排水处钻进别人的家园里去。小羊在篱笆内贪婪地吃着幼嫩的青草，它不时咩叫几声，呼唤着母亲，母羊也顺口回应它。

过了一阵子，羊群开始向前移动了，母羊来到篱笆边呼唤小羊出来。小羊便停止吃草，沿着门前的篱笆，来回地找出口，可是它找不到。小羊开始焦急起来了，咩咩咩地叫个不停；母羊也跟着小羊焦急地呼叫起来。母子俩就隔着篱笆，一起来回走动，并且发出凄厉的呼唤声。两只羊声音一粗一细，一声急似一声，一阵紧过一阵。

就在凄厉又急促的呼唤声中，小羊又意外地找到水沟的排水出口处，钻到篱笆外面来了。它欣喜若狂，在母羊的身

边不停地跳跃着，母羊也用嘴巴亲亲小羊。

凄厉又急促的呼唤顿时消失了，换上的是低缓的亲情呼唤声。母羊又带着小羊，跟着羊群向前走去。

(12.3.1994《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椰笛



在大热天的椰林下，筛落在地上的是斑驳的椰影，椰叶随风摇曳，椰影在地上拼着图案。

白云在蔚蓝天空堆起棉絮，像一洼蓝色的湖水里，飘浮着一只只的天鹅。

孩子们呢？在这炎热的天气里，椰林下正是他们寻找儿戏的地方，椰干是一支支的桂子，顶着绿色的帐幕，孩子的笑声传遍了林野，天真烂漫的神情，映现在林间。

X X X X X

忽然，不知哪一个小脑袋想出的主意，把两只小手接在嘴上，摆动头儿和小手，做着吹笛子的模样，还从口里发出“嘟嘟嘟”的声音，其他的孩子一下子就领悟了，当时大家高呼一声，玩了一半的游戏立刻停止下来，一窝蜂地争着去寻找椰叶，长得高大的孩子爬上低矮的椰树上去摘取叶片，树下的孩子便争着拾取。小小的手儿灵活地撕起叶片，除去了椰梗，接着便缠呀缠的卷起一个螺形的椰笛。一片叶子缠完了，再接上一片；椰笛越缠越长，越长越大。你看他们的表情多么紧张而又认真，小心翼翼地做着，唯恐做得不好，也有一不小心的，手一滑脱，叶片便“哗啦”一声撒落一地，小小的嘴儿便嘟哝起来，只好拾起叶片儿从头再做起。这

时如果有哪一个倒霉的孩子站在他旁边观看或是帮手的，便有挨骂的份儿。你看另一个孩子正在继续地缠下去，手法是那么地娴熟，一个牛角形的椰笛就给做成了，最后他在椰笛的筒口处刺过一支椰梗，一切便大功告成了。

谁是第一个做好椰笛的，便高高举起椰笛，表示他是胜利者。好胜心在小小的年纪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接着，第一声椰笛便吹响起来了：

“嘟—嘟—嘟—… …”

X X X X X

椰林下，笛声飘扬，音调虽是十分平淡，但都是孩子们的心曲，也是孩子们献给祖国的歌，充满对山河的爱恋。接着，一个应和一个，前前后后都是椰笛的声响了。一个个笛手都仰着头儿，鼓胀了腮，伸直了脖子，吹得小眼珠儿溜溜转。虽然那笛上没有小洞孔，他们的手指头仍是上下起落地按放着。

“嘟—嘟—嘟—… …”

“叭—叭—叭—… …”

椰笛队儿多么神气，又吹又舞的。绿树红花丰富了他们的想象，树涛风响撩起了他们的灵思。快乐的笛手吹响了故乡之歌，乡土的爱心飞传在林间。不知道是哪一个鼓手在笛声飞扬的时候，敲响桶儿和铁罐子，使这一场演奏会表演得更出色。

椰笛声，那是故乡马来西亚的美妙音乐啊！永远是那么嘹亮！

牵着小手去郊游



当朝阳初透园林时，有花香牵引我们走向巫成昌花园。一时人影攒动，满园都是看花人。

一盆盆的桔子红了，结下了累累的大吉大利。一棵棵的迎春花，急着叫醒春天。一串串令人掩耳的鞭炮红花朵，好像随时都会爆响。天堂鸟在跃动着，黄黄、红红尽是它们的舞姿鬓影。辅导老师们各自带着他们所辅导的学生，穿行于花木林间，去认识各种花草树木。

忽然哨子一响，每位老师各自带着他所辅导的学生圈成一个大圆圈。于是鸭子舞的音乐随即响起，小鸭对着小鸭，张合着双手的手指头呷呷叫，拍拍翅膀，扭扭身子，勾住手臂绕个圈……虽然鸭子的舞步有点别扭，但是却带来满园的欢笑声。我们在主人殷勤地招待茶点后离去。

来到峇吉里路八公里半的仙公山，我们在双龙戏球的门墙入口拾级而上仙公庙，更上云山景楼。我们倚栏眺望，园林和远山绿进眼帘里；天风呼呼，揩干了我们的汗水。

下得楼来，我们又在右边空地上跳一支舞。

“我们向左走，我们向右走，我们走……”师生在舞步中交换舞伴，大家玩得更熟络了。

然后，师生蒙眼玩亲子游戏。

“孩子，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 ..

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嘻嘻哈哈的笑声。

下山之后，我们便奔向武吉摩乡镇。

在那儿我们参观了厂家制作鹌鹑皮蛋的过程。员工们有的轻击两粒蛋，以选出适合制作皮蛋的材料。有的在腌渍鹌鹑蛋，以便在三个星期后起用。有的把腌好的蛋滚上红泥和谷壳，再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晒干。有的把皮蛋包装待售，叠成一箱一箱的货物。

就在屋后的胶林下，我们看到员工们的子女，还有邻近人家的孩子，坐在树下的桌椅上，认真地温习功课。他们以进取的精神来感召同伴，用友谊来互相助长。朵朵的向日葵啊仰头朝向太阳！

我们都要看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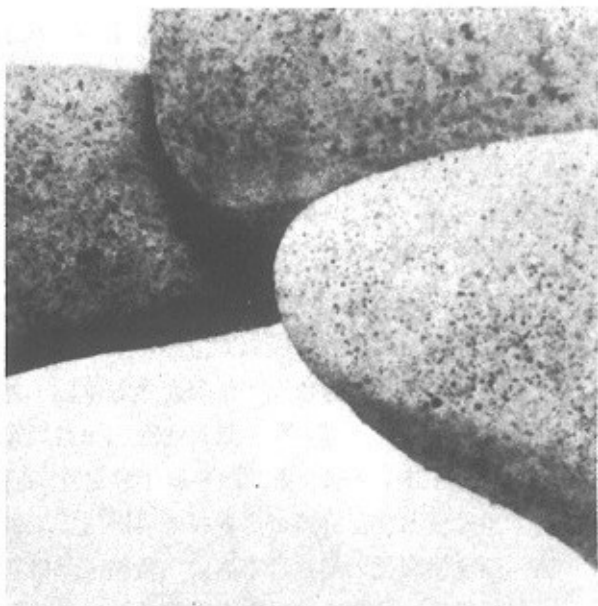
巴冬海滨上，潮水退得很远，马六甲海峡安安静静地睡着。我们走向旧码头去看海、看船、看小螃蟹。我们更漫步在海边，把渔村好好地看了一遍。

中餐后，我们各奔家门，结束了半天的郊游活动。

这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八日麻坡中华基小辅导组师生的郊游乐图绘。校方在成立辅导组之后，以每位老师辅导一位成绩较差的六年级生为准则，展开了辅导活动，郊游即是其中的一项。在大自然的亲和力的促进下，把一百二十名辅导组师生的感情接得更近，把日后的辅导工作变得更有效益。

(24.3.1994《星洲日报·星云·南北大道专栏》)

灯传薪火



悠悠麻河水

是一条河就要永远地流下去；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

麻河之水，悠悠地流过田野，流过村庄，流向马六甲海峡。就在河口，人们猬集为一个小城。

小城因为有了麻河而显得美丽，它又因为富有文化气息赢得文化城的美誉。

金山，它使麻县显得钟灵毓秀，所谓人杰地灵，江山代有才人出，麻坡因而出落得奕奕而有神采。

有了麻河，给早期的居民带来交通上的方便，于是人们沿河而居。更因为河口宽阔，河道深广，货船可以在河口靠岸，进行贸易，渐渐地麻坡也就成为商业小城。麻河之水流入马六甲海峡，海角遂成为风景区，游客为它而留连忘返，居民总爱走进风景里，成为风景里的人物。

说到麻河，它发源于彭亨的北根皇城，全长318哩。麻河流经彭、森、柔三州界和许多乡镇，在历史的记载里，马六甲王朝的首相敦·霹雳，曾经率领舰队，沿麻河上溯，击退入侵的暹罗兵士。苏丹玛末也在1511年自马六甲溃退后，也沿麻坡上溯至巴莪落脚，想在这里重组军队反攻，可是他一直没有成功。

当晨曦初露，麻河在朦胧的薄雾中，泛着微微的光辉，



沿岸的树木摇曳拂晓中，岸边人家，早已到胶园、油棕园或到田野间干活去了。麻坡汇合百川的流水，奔向马六甲海峡。麻坡市就座落在河口，麻河桥把南北的交通衔接起来。不论晨昏，都有人在桥上漫步，观赏海角的风光，遥望河流蜿蜒伸入内陆。

丹绒是个游乐的好去处。你可以沿着麻河的堤岸走去，有一株株雨树为你遮阳投荫。树下有石椅木凳，你尽可以坐下来歇歇脚。麻河就亮在你的眼前，对岸的树林站成青翠的一条围带，林梢凸现一个1276公尺高的金山顶峰，引人遐想。在丹绒，处处矗立着木麻黄树，它的树梢指向蓝天，针叶缝织每一个灿烂的日子。小小的亭子，点缀在花圃里，穿越小径，看一看花卉，听一听孩子玩秋千、跷跷板、滑梯的欢乐叫声。而人们呢？他们踱着方步，三三两两，踏着海角的晨昏，渔舟唱晚，那一枚落日最是人们视觉的焦点。这时霞光满天，金光满海，无限美好在黄昏，如果是月圆的晚上，静静的丹绒，宁静的海峡，盈盈漾漾的是海水面上的月光；如果波浪翻白的时候，海浪一阵狂似一阵，叫人心旌动摇，雄心万丈。

金山不老，它峻拔挺秀，蹲踞在柔、甲、森、彭四州的边界上。传说中的金山公主就居住在山的飘渺处，马六甲王朝的苏丹曾经上山来寻觅爱情不遂，金山的景中有景，物中有物，它吸引游人去攀登顶峰，他们可以在顶峰那一片十余亩的小坪上观看日出日落的万千气象，北望则见群山隐约，东望武吉士南邦的一片青翠胶园，西观马六甲海峡，南观密集的村落和乡镇，令人感到“无限风光在险峰”之概。

阿逸班那瀑布就在山麓，位于砂益小镇的附近胶园。瀑布汇集金山东南峰的涧水，三折倾泻而下，形成三道瀑布，雄伟壮观。第一道瀑布在山的顶端，海拔约千尺以上。在山麓还有金山蓄水池和阿沙汉蓄水池，分别供应东甲、麻坡及阿沙汉居民的食水。

双溪玉射的温泉，也是游人爱去的地方。政府已把它辟为旅游胜地。这里有旅馆、食堂和浴室。如果你忙里偷闲半日，可以让温泉浴得一身清馨哩。

巴冬武吉摩峦岭，高约六七百英尺。上山有公路可行，路转峰回，四面是青翠的树林，一片幽静萦绕在山野间。山上有福山亭和义山亭，山下有武吉摩乡镇，镇上有个仙师庙。至于巴力温那的南亭寺更是闻名东南亚！

麻河之水日夜流，悠悠的流水，淌过湮远的年代。

(12.2.1983《星洲日报·农历新年特辑》)

香妃戴上了美冠



一条麻河秀出了麻坡的气质，一座金山拔起了江城的峻峭。

溯河而上，那里就有丰富的资源；顺流而下，这里就是商业中心。

麻河桥，搭建两岸的工商业通道，疏导南北的物质与情谊。

如果你驱车过桥，在麻坡棋盘也似的公路上行驶，交通圈上的花树会对你嫣然一笑，公路两旁的绿树会给你拂来一些凉意。此外，一街一色的建筑物，又是那么鲜明多彩。

如果你朝海角驶去，那么巫统大厦、县长署、苏丹行宫、回教堂，都会逐一出现在你的眼前。

黄金丹绒道上，木麻黄列队迎接游人。岸边的雨树会撑开枝叶，为行人遮阳。游乐场里，绿草铺成的软垫子上，孩子们踏着欢笑玩耍。晨运的人，喜欢在这一带跑步、打太极拳。持竿的人，喜欢在这里垂钓一河的黄昏，堤岸边的姻缘道上，青年男女轻传软语；喷水池上，涌现不息的水花。

要是你转向黄金丹绒，就在笔直公路一端的石级上，你尽可以站立在那儿看海，听浪声风响。然后你还可以沿着长长的堤岸走去，绕了一圈回到市区。

向晚时分，麻坡旁的麻南县市议会大厦，数千个灯泡的亮光，勾勒出大厦雄伟轮廓。四棵火树，开出晶亮的椰穗花，垂下柔柔的情意。

河岸边的树木，缀上小小的彩灯，凸现一棵棵树木的形象，提醒人们都要爱惜它。麻河桥上灯柱，高举的串连灯泡，在夜空画出两道弧形的光点。这一带的夜景，你一定要仔细地看一看。

香妃城——麻坡，在麻南县议会策划下，推广“一街一色”的美化市容运动和“一家一树”的绿化环境运动及节日张灯结彩活动后，它变得更美了！

一九九三年初，麻坡荣获有关当局颁给“全柔最优美的风景区”的奖项。这项荣誉就像给香妃戴上了美冠，显得多么雍容华贵啊！

(3.1.1994《星洲日报·星云·南北大道专栏》)

仙公山胜地



把许愿落实为一座庙宇，杜渊先生在仙公山上建造了仙公庙。

仙公山耸立于麻属峇吉里路八公里半之处，十一年前矿业家杜渊先生还愿，铲平这里四十英亩的油棕树，于一九八二年建好仙公庙。经过十多年的独资经营，仙公山已经成为胜地。

如果你从麻市驱车而来，到仙公山前，从大路转入小路，向左转个大弯就到山坡上。你在落足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双龙围成的墙壁，两个龙头戏珠的空间正是入口处。

当你踏着红石级登上仙公山时，有石塑大象和梅花鹿迎接你，还有宫灯带领你上山顶。在山顶的平台上，屹立着方方正正的仙公庙。庙的底层供奉仙公、大人公神祇和观音菩萨。近悦远来的善信涌来这里膜拜、祈求福祉。然后，你还可更上云山景楼，凭栏远眺。山头的风真大，它会猛拍你的衣襟，翻扬你的头发，把你置身于浪漫与写实之间，你会不禁赞叹道：“快哉此风！”

在这里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远处也有人间烟火。林木葱葱，一直掩盖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峦上，金枝园丘和巴西山也在你的视线之内。

如果你绕过去往后望，视线会从山坡向平地滑落下去，然后一马平川，行尽园林后，便到达巴冬市镇和海滨。

你下了楼之后往右边走去，踏进城门的券口后，你就登小小的万里长城。你可以从垛口，看见花木掩映中的公园和枝叶扶疏处鱼游而过的红男绿女，你在下梯级时还可以握紧扶手才落足走去。你走出小小的长城之后，却走进小小的山山水水之中，这里有小桥、流水、凉亭散布其间。那辆牛车倒很现代化，两头石牛说什么也拉不动它。游人喜欢骑上石牛闹着玩，它们可也不介意。小湖边有石椅，你可以坐在这里歇歇脚，欣赏花木的美姿与绿意。要是当天是吉日良辰，就有一对对的新郎新娘，把喜气洋洋散发在山水之间，让你也感染到欢愉之情。

走出元宝门，两头石狮为你作无声的吼送。但是你绝不会“入宝山，空手回”，你已涤去心灵上的尘埃，怀着欢喜之心，一路平安回家去！

(7.4.1994《星洲日报·星云·南北大道专栏》)

灯传薪火



癸酉年中秋的登音响近时，麻坡的华人商家，不，其中有几家还是马来同胞的，也都挂上灯笼了。入夜，街道两旁亮成一排长长的灯笼红光，在车流和人流中荡漾、回转。

交通圈上，第一次高高挂起红灯笼，为打圈子而过的各族同胞，周圆为中秋的明月。

一九九三年，麻坡中华公会主催的癸酉年中秋园游会，在文化团体、乡团及青年团体为它接力传灯之下，主办了一个又一个热腾腾的比赛项目。绘画、摄影、猜哑谜、灯笼制作、月饼制作讲座会、提灯游行，以至于文化大汇演，逐项亮出传统文化的光彩，连成了一道承传的彩灯。

九月三十日是中秋佳节，文化大汇演激起了高浪头。

当晚入夜，一千名长幼的提灯人龙，从中化中学的校门口沿着马路走向校园。每一个人是一盏灯，每一盏灯都发出了亮光，都继承了炎黄子孙的传统，串成会发亮的龙的传人，向前游移，再散向大草场去，化作满地的星光闪闪发亮。夜空里正绽开朵朵烟花，撒下满天晶亮的小星子。廿四节令鼓，首次在麻坡动地滚响。百万雄师中，有人自琴弦发下《将军令》，而幽幽的《十五的月亮》，教我们同时仰望当晚又大又圆的中秋明月。就在锣鼓喧天时，有金狮呈祥；在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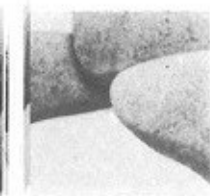
灯时，凸现一条舞动的夜光龙，在那里翻腾着。

最后，五千多位观众，在《传灯》声中，带着燃亮的心灯回去。

麻坡的癸酉年中秋园游会，创下了先河。在政府宽待各族文化心胸下，文化的汇流，必定能够塑造丰富又特出的马来西亚文化。

(27.1.1994《星洲日报·星云·南北大道专栏》)

跃上最高的桩阵上



麻坡关圣宫醒狮队自一九八八年成立以来，在短短的五年中，从夺得县级、州级而至国级的大奖赛中，再次跃起而为国际狮王，真了不起！

实际上，该宫狮队是在一九九二年举行的新马狮艺观摩赛中荣获冠军奖，再受我国狮总推荐该队参加一九九三年的国际狮艺邀请赛而后称王的，这项国际狮艺大奖赛由香港的中国国术总会与市政局联办，参赛者包括马来西亚、中国、美国、泰国、新加坡、汶莱、台湾、澳门、广州、南海及香港等多个国家或地域的狮团，关圣宫的A及B两队在这次的比赛中分别夺得冠、亚军。

一九九四年一月底，云顶世界名胜有限公司与雪兰莪联邦直辖区狮团总会在云顶联办“世界舞狮锦标赛”，在先前的我国的舞狮竞赛中，麻坡关圣宫狮队再次荣获全国冠军。该狮队并代表我国在接下的比赛中，再次勇夺世界舞狮锦标赛的冠军大奖。麻坡关圣宫龙狮团狮队，确实以技艺出众昭信于人！

舞狮起源于唐朝，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舞狮的动作以五形、九步与七式来进行。像狮步中的单提步、吊步、留马步、坐马步、小跳双飞步、二字步、麒麟步、七星步

、磨盘脚步，都得行使武术中的功夫架势。在鼓点和锣声的助阵下，舞者再现了狮子威武雄壮的形象以及舞蹈艺术的优美造型，这才能够把雄狮转化为瑞兽。

狮子有喜、怒、哀、乐的表情，也有咬柱拔木及探足登临的习性。至于洗身、洗须、洗眼、洗鼻、睡眠、捉虱、伏地、抱腰、滚身、睡眠更是逗趣的小动作，舞狮者也都知之甚详，因此演来栩栩如生。再进一步的动作如狮子出洞、出林、过桥、上台、戏球及采青等技艺，更是硬桥硬马的功夫。此外两位舞狮者在表演时的合作与默契也同样重要，这样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就以关圣宫表演的“千山万水文化扬”的项目中，狮子随着紧锣密鼓声一跃而上桩柱，然后在高高低低的桩柱上跨越、回步、跳跃、转身、仰立或俯身等等，两位舞狮者的落脚达到了快、准、稳，同时动作一致，浑成一体。

舞狮已深入民间，成为民俗的一部分了，举凡节庆集会，都有瑞狮呈祥，醒狮助兴的活动，而这中华文化中的狮艺，麻坡关圣宫的醒狮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17.2.1994《星洲日报·星云·南北大道专栏》)

番薯藤，叶叶同心



一畦畦的番薯藤，心叶片片，在风中晃动，在阳光下抽长。

蔓延的藤，茎节上又再长根，吸取大地母亲的营养再成长。

一条藤上，叶叶同心；和谐的生命，蓬勃的生机。就这样地，番薯藤爬满了菜畦，爬满了园地，还爬到篱笆外面来了。

乡下人家都爱种番薯藤。他们把一段段的茎蔓插进泥土里，过了几天，嫩叶就长出来了，藤蔓也抽长了，然后片片心叶，一路铺盖下去，成为绿绿的园地。番薯藤不怕寒冷，不怕干旱，它用坚强的生命，绿化母亲的大地，还把薯块奉献给人们。

我们的族人，到海外来垦荒时，或在昭南时代、紧急状态时期，番薯成了重要的口粮，番薯藤是苦难人民的好朋友，救活了多少同胞。

番薯汤，清甜可口。

炸薯片，酥脆甜美。

蒸番薯，松软清甜。

番薯饭，清淡过喉，足以裹腹。

番薯签，粗硬难咽，却能苟存生命于乱世。

番薯叶菜，一道农家的家常便菜，佐以虾米和酱辣，现炒现吃，滋味可好！

殊不知番薯这个块根，还有丰富的营养呢！番薯多淀粉，更有铁、钙等其他微量元素，多种维他命和纤维素。我们实在看不出大番薯这呆呆的外貌，却有那么好的内涵。

至于番薯藤也是喂猪的饲料。乡下人家用残羹余滓与馊水，和上番薯藤，在大锅里煮熟后，可以用它喂出大肥猪来。

肥猪待价而售，所得的钱就可以用来补贴家用；遇上节庆时，主人也可以磨刀霍霍向猪羊，有了猪肉这道荤菜，农家就可以丰腴一下他们那缺少膏脂肠胃，油润他们的身子。番薯藤对乡下人来说，真有功同再造的泽德。

现在乡下人家生活改善了，猪只也改吃现成的包装饲料，现代的人如果再吃番薯和番薯叶，似乎有失身份；再用番薯藤来喂猪，好像是很落伍的事哩！

(12.3.1994《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傻子的精神



傻子也给人谑称为“傻鸟”，再冠以数量词，说成“一只傻鸟”或“三只傻鸟”。愚公该是最为人知的傻子，他的移山精神也备受人们称道。

傻子并非是脑皮层缺少纹理的人，相反的却是纹理极多的人。他被目为傻子，是因为别人偏从功利的观点来衡量他的作为。而傻子做事，则纯粹以群体的利益为依归，刚好跟一般人做事的目的背道而驰。一般人做事，讲究功利，锱铢必计，银两不能少一个，否则不干。

当别人指责功利主义者不为社群着想时，他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别人有困难需要他的帮忙时，他绝不施以援手，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结果人间变得寒冷起来。如果一个人做事能够为己为人，大家在生活上就愉快得多了，世界看来显得更为开朗。如果人们都具有傻子的精神，在守望相助之余，还能够为社会和国家谋福利，则人间处处有温情，群体的精神也异常焕发。而我们的华人社会，就缺少傻子精神，华人大多是现实主义者，甘于奴颜婢膝，向“钱”看齐，追求个人的利益。华人还和阿Q有血缘的关系，获得一点小利益就会沾沾自喜

他小事精明，大事可就糊涂了；虽然生于忧患，却死于安乐。

而精神的提升，可以使人发出巨大的力量。

一个平凡的妇女，为了拯救孩子，凭藉母爱的力量，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做出壮烈的事情来。

愚公移山，方法虽然不可取，但是精神可嘉。

文天祥不为蒙古人的威胁利诱所动，以他的正气，从容就义，发扬了民族的气节。

唐·吉诃德为弘扬骑侠精神，便自扮骑侠，浪迹天涯。虽然他把风车当魔王来杀，把羊群当恶势力来斗，不过在给人笑话的背面，却散发他的侠士精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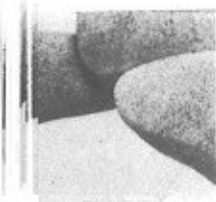
年来中华大会堂的硕彦，为响应我国文青体育部之请，曾周游各州，与各地社团领交换意见，并在槟城召开华人文化大会，以公决的一份华人文化备忘录，提呈有关当局，作为政府塑造国家文化之用。他们热爱文化的精神，令人感动。

本邦的作家，在创作之余，还积极地推广文艺活动，旨在培养文艺接班人，也期望社会人士关心马华文学，使马华文学不至没落而告消失。作家们的精神，早已震撼人心了。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傻子，需要傻子的精神。啊，聪明的傻子！

(3.5.1993《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浮起的沉渣



科学执着两个极端，一是创造文明，一是毁灭文明。科学发明也提供物质享受，但物质享受到了穷奢极侈的地步，就积重难返，精神上就会陷于空虚状态。

人活着，是一绝，既看到光怪陆离的社会，又仰止於丰功伟业的缔造。人要面对现实，要经历试炼，如果不能以积极与进取的精神和现实搏击，就只有逃向内里，以虚无作茧自缚；再不然就只干起背经叛道的事，以诡异行径摆出“型款”，核突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

六十年代嬉癖士以蓬头垢脸见人，七十年代油脂男女以牛仔姿态招摇过市，八十年代傍客竖发系链流落街头，以及爱滋病从同性恋者传染开来的事例，都是精神空虚的病症，浮起的沉渣。这些从正常生活上脱轨的青年，都有几个共同点，那就是以纵欲和暴力去渲泄感情，以奇装异服来包装臭皮囊，用吸食毒品来幻游太虚以逃避现实。

嬉癖士是六十年代，美国打韩战这鬼胎珠结而成的畸形孩子，那时青年厌战，把消极情绪表现在蓄长发、留胡子和穿烂衫上，生活在吸毒和男女鬼混的醉梦中。

油脂男女，以舞显“威”，互相品味牛仔装的型款，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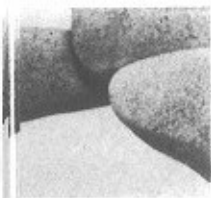
“踢斯哥”狂欢，企图踩死精神上的压迫感。随着油脂影片《星期六狂热》及《油脂》影片的放映，主角尊特拉华特的油脂尊容，受到千万个曾经是大好青年的崇拜。电影商既然可以“不负责观众身心反应”印在海报上；商家当然也不会放过油膏油脂的利润，出术招徕生意。一位油脂青年对记者说：“油脂仔是一个使我感到十分自豪的名字，一年多以前，我在人们的眼中，只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乡里，在家里憋气，在工厂里受罪。自从我发现油脂世界后，我觉得拥有一切，电视里有我的影子，电台里有我的声音，公司橱窗里挂满了我的衣服，快餐店是我的家，每当听到‘迪斯哥’的音响时，我的血液就要沸腾起来，沉浮于极乐世界里。”从这个油脂青年的独白，就可以窥测他们空白的内心世界。

八十年代的英国经济不景，失业青年百无聊赖，就蹲踞街头当“傍客”。他们留莫希干发型，有的类似红番发式，或鸡冠竖立，染上五颜六色；还在脏衣服上挂满刀片和金属饰物。他们三五成群坐在街头抽烟喝酒玩乐，不知今夕是何夕。英国人的风光日子已成为过去了，荣华富贵的云烟也消散了，英国青年正处于“由奢入俭难”的境地。在傍客的乐曲里，他们唱道自己是陌生人，厌倦的少年，你想：青年人不能肩负一己的责任，去面对困难，和国家共赴时艰，居然不认识自己来了，还厌倦生活，这不是失落是什么？

我国以往也受过这些次文化的侵蚀，喜癖士和油脂男女曾在市街上出现过，许多青年还没从毒瘾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在享有物质生活之余，提倡精神生活也是必要的。

(7.4.1985《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文化列车



近年，有太多的青少年如丧考妣，穿上一身黑色的服装招摇过市，互相品味。他们甚至在农历新年期间，穿着“孝服”向长辈拜年，有违华人的习俗。

本来青年为赶时髦和追求物欲而穿“孝服装”，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也不在于“孝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是否美好，而是在于它击中了传统文化基柱，动摇族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念。青少年这种没有经过批判而接受外来文的行为，结果会像抬驴子过河那样，会连人带驴翻落到河里去。

一个民族的属类是与生俱来，也是不能改变的。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就失去民族的特征，游移于他族和本族的边缘地带，没有归属的所在。以色列能够复国和存在，其中有一点必须归功于凡犹太人都读以色列历史和圣经的行动。读史使人溯源探本，寻找民族之根的所在；读经可以一统族人的思想和信仰，奠于一家。它使亡国后的以色列人产生向心力，周圆为以色列国。

因此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去认识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他们了解自己在传统的文化道路上所站立的承启位置，进而激励他们去发扬优秀的文化，最是上策。大凡内邪不生，则百病不入，在良好的传统文化中健壮成长的青少年，对外来的颓

废文化的侵袭，自然产生抗体的作用，不会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

虽然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含有窳劣和消极的成分，但是也存在优秀和积极的部分。撷取传统文化时，“知其先后，则近乎道”；去芜存菁，可以振兴统传文化。检视传统文化有如开车子，过于眷顾望后镜的景物，就会忽略前头的大方向，使车子不能安稳前进。

1983年，我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曾经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拟就文化宣言，并向政府提呈华人文化备忘录，向各族人民昭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意愿。这是空前壮举，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十五华团的领导机构开创历史的先河之后，应该积极地在我们的文化领域课题上，拟定具体的推行和保存传统文化的方案，使各地社团倾向同一个文化的轴心，行驶文化的列车。

(1988年2月份第十四期《中学生》月刊)

长城，我来了



长城，我来了！

长城，我来了！

我好不容易地从马来西亚跑来看你！

车行北京郊区，入目的都山群，还有迎面过的阡陌和人家，更有白杨树罗列道旁，欢迎迢迢千里而来的我。

这时，我的思潮起伏，联想翩跹，许多历史故事再现眼前，风物的影像淡入淡出。我小学六年级唱过的《长城谣》和朗过的诗歌《长城》都挥出了音符。我中学的老师又向我重述中国历史和地理概况。如今，我竟然走进影视上所见到的中国画面中。

随着车子的过程，我听见“弹琴峡”铮钹的清音，视察了“穆桂英点将台”的形势。忽然我看见远山顶上有一条长龙的脊梁，啊！长城，那不就是你的侧影吗？这时的我，就像飞机在北京国际机场降陆时，机轮轻触地面的微震，对我却是一个很大的震荡。车子渐行渐近，你的身影也就越来越大，最后我竟在八达岭下，西太后站成的一块“望京石”边下车。我下车时，就像我下机时，第一只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样，再一欢感到激动。

长城，我来到你的身边了！

我一仰望，就看到你高大的身影，你那七点八米高的墙



身，宽达五米，盘踞在一千多米高的八达岭上。这里是居庸关的北哨口，你蹲踞在关山的最高处，威武慑人。一走出关口就是边疆的塞外，那是古代夷狄策马逐鹿的地方。

我从券口往上登城。我踏过你厚实的城基，拾级而上，看到一块块整吨重的条石砌成的墙壁，每一块上墙的条石都显示了人民的力道和巧思。城中的道路徒斜，可容五马并行。墙顶靠外的一边有垛口，靠内的一边则是平墙，每一段距离就有一座碉堡，延伸而去。待我登到高处，极目一望，啊！长城，我才看见你磅礴的气势！你是一条不见首尾的神龙，飞窜于万山之上，隐入苍莽的天地间。山脉是陆地上静止的波涛，你是坚固又绵长的防浪堤，掩护着南方的中华儿女，使他们在这一带生息教养，治国平天下。

人们都说在公元前七世纪时，战国时代的诸侯已经各自筑墙自保，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便把一个个城墙连接起来，成了一道长城。秦时明月汉时关，唐宋创造了精致的文化，元明的版图更见恢宏。至有清以降，垂二千二百余年的增长，你身长六千多公里，神龙也就成了形。你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至河北省的山海关，你的身子，穿山跨河入沙漠，翻腾而过六省一市。你是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得最清楚的唯一人工建筑物。

长城，你创造了炎黄子孙的历史，历史也建造了中华文化的长城！

多少海外的中华儿女，虽然落籍为异国的子民，但是他们仍然向民族和文化认同，知道有这条母体的脐带，曾经哺育过他们。

世界第一位华裔宇航员、美籍科学家王赣骏博士，于一九八五年升空前，就记下了太空梭每次飞越中国的时间表。

王博士在他的著作《我能，你也能》中，记叙了他的宇航壮举，书中有两段这样的文字：

“中国上空老是多云，让我不能很清晰地看见它。在长江口上海滩上我拍了照，连海南岛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太空梭从广西入境，往东北出境，历时七分钟，我在舱内用环带扎腰，在中国上空慢跑。我想着，故乡，我来了。就这样静悄悄地，我走过大江南北，尽管只有短短的七分钟，已经让我这个游子感到安慰。”

王赣骏博士情牵中国，依依难舍，只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随着时代的进展，长城啊！你的关门早已打开了，华夏夷狄早已融合为一国的人民，以后，《长城谣》就不再唱了。

可是，西洋人在十九世纪却从中国东南隅的海上登陆，清末早已积弱成为痼疾，慈禧和一批重臣却藐视西方的文明，无视于西洋工业革后的成果，也鄙视科技的机动力量。等到洋人带来坚甲利兵，清兵就在炮弹声中节节败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日俄战争……战争一个接一个，每一次的战争，中国都受重伤，以至于屈辱求存，中华儿女也受人歧视，抬不起头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政之后，中国已不再是弱国。人家说他穷了点儿，我则认为穷只是苦了自己，但要穷得有志气，肯发愤图强。只要中国不为大而不当的理论卡住国家的运程

，而以实惠的举措来建设国家，并普及科技的机动力量，带动国家前进，长城啊！你一定可以看见那光辉的时刻，你也不会被蒙上灰暗的色调。

日影偏斜了，天也开始阴暗下来。长城，来，我和你拍照留念。你一定笑我太认真了，怎么还穿上大衣呢？是的，我是慎重了一点。你知道，我成长在遥远的马来西亚，我是挣扎着来的，我珍惜这份缘，以后我们还能够不能够再见面，那就很难说了。这时，相机“喀嗦”一声，把我们的相见欢颜凝固为永恒的影像。

夕阳西下了，我现在就要回宾馆去了，而后南下回到我的国家。我们合影的照片，将来就成为我美丽的回忆了！

再见，长城！

(15.8.1992《星洲日报·星云》)

三访宝塔

(一)

在中国旅游，到处都可以看到塔。

塔是车程上的里程碑，市镇的标志。

在山之巅，在水之湄，在大道之旁，塔站起了高大的形象。你瞧，那塔身递层缩减，飞檐逐层复盖而修束，形成了既丰富又稳重的空间立体构造。塔，耸立在山水园林之中，高出绿水丛林之上，成为众目投射的焦点。

塔又与寺相依相偎，寺里的钟声，洪亮又悠远，那么平和，充满激励的音韵啊！



(二)

一九九二年六月间，我初到苏州，徜徉于小桥、流水、人家的园林中，而后来到虎丘去看斜塔。

虎丘与苏州城同时开发，在过去的二千四百五十多年的岁月里，古人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名胜古迹。在虎丘山附近的古迹就有断梁殿、憨憨泉、试剑石、千人石、第二泉、石观音殿及生公讲台等等。

向来，虎丘山就有“塔从林外出，山向寺中藏”的说法。虎丘与山水相连，因而有山明水秀的胜境。

当我进入“别有洞天”的石桥下的洞口后，两旁是陡峭的石壁，顿觉自己置身于峡谷之下。石壁上有古人的题字石刻，其中以颜真卿的石刻书法“虎丘剑池”四个大红字最引人注目。虎丘山的剑池上，是战国时代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的地方，另有三千把名剑陪葬。

仰望上空的拱石桥上，山崖险峻挺拔，巍巍的虎丘塔就建在山上，雄视一方。

这八角形的虎丘斜塔共有七级，高约五十多公尺。它建于隋朝，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由于虎丘山被挖为墓穴，导致塔基泥层走动，塔身倾斜二点四米。经过政府的修建之后，斜点已经稳定下来。

虎丘塔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见证了时代的风云，自己却成为火浴的凤凰。

这一千多年，原名云岩寺塔的虎丘塔，曾经遭受三次火劫。第一次在明朝，当时朱洪武与群雄争霸天下，张士诚在苏州放火，虎丘塔也遭了殃。第二次是太平天国的军队攻打苏州时，曾国藩率领的清兵，深恐敌军登塔监视他们撤退时的行踪，虎丘塔竟遭受回禄之灾。第三次是日军侵略中国时，在苏州和太湖一带大肆破坏古迹，虎丘塔也在被烧之列。虽然，虎丘塔在火劫中虽然受到火焚，可是它仍然挣扎求存，屹立不倒。

啊！塔站立起高大的形象，雄视一方。

(三)

从上海续程飞往西安后，我们都要去看大雁塔。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西安市南部慈恩寺门口，我们才下了车，进入寺门，忽然风云遽变，狂风大作，一时尘沙滚滚，迎面扑来，使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部分同伴都裹足不前，有的立刻折返旅游巴士，躲避风沙。我和数位友伴则冲入风沙中，奔向慈恩寺。从寺门到慈恩寺内有段颇长的走道，走道的两旁是一片园林，林内古木苍苍，园林内的游人也在风沙中竞相走避。突然道旁不远处，有棵古树的支干被风吹折，“轰”地一声掉落下来，十分惊险。

来到慈恩寺内，仰望大雁塔，啊！它在迷蒙的狂风沙中站立着，方方正正的六十四米高的塔身，作七级递层缩小上去，匀称持重。

慈恩寺是唐高宗为太子时，为追念母亲文德皇后而兴建的。寺院落成后，唐太宗延请玄奘法师进住寺内。过后玄奘法师奏请唐高宗御准建造大雁塔，作为存放经书和翻译佛经的所在。大雁塔建于公元六五二年，由玄奘法师督导工匠仿天竺国塔式建造而成。此塔为四方形角锥状，渐次缩减而上。每层都有砖券拱门，至塔顶则有宝瓶顶。大雁塔初建时有五层，再增建为七层，明代万历年间再增建为十层。后来塔身崩塌，复修时减为七层，高六十四米。

唐三藏曾在雁塔皓首穷经十九年，翻译经书七十五部，先后有唐太宗和唐高宗为他的译经作序。

慈恩寺是子女对母亲感恩而表达孝心的象征。大雁塔则

是佛陀把慈悲和爱广被众生的表率，仰望寺与塔，顿觉人间多么亮丽！

稍后，我和友伴又在风沙中归向来处。其实，在风沙扑面的走道上造访宝塔，也是难得的旅游经验，更深的印象是：一千多年来，大雁塔在风沙飞扑和溽暑蔚蒸中，依然屹立人间！

啊！塔，它站立得大大方方，平稳持重！

(四)

南下广州，六榕寺的花塔，我们也要去看。

走入寺门，只见榕树垂荫，殿堂庄严，花塔轩昂，导游说，这座寺和塔，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梁武帝时就建好了。

榕树是生命力特强的植物，它的须根从支干上垂下来，待它钻入泥土后，就成为树身的一部分，从这里又在开枝散叶，蕃衍下去。

你瞧，那密集的榕树叶片，在微风中闪动油油的绿光，在大风中卷起沙沙的绿浪，在榕树的光波和声波中，我仿佛走进时光的隧道中，聆听导游讲述六榕寺的历史。

六榕寺原名宝庄严寺，南汉时则称为长寿寺。宋初寺与塔都毁于火焚，重建后改名净慧寺，供奉禅宗六祖，北宋年间重建宝塔，内供贤劫千佛像，易名千佛塔。苏东坡谪居惠州时，来游寺塔，见榕树六棵，都生机盎然，绿荫宜人，十分喜爱它，便欣然挥写“六榕”二个大字，从此寺以人传，

人们都直呼它为“六榕寺”。寺僧也把东坡的手迹“六榕”摹刻于寺中石上，字旁还有苏东坡的石刻笠屐像。

千佛塔呈八角形，外观九层，内部十七层，五十七米高，塔身有朱栏绿瓦，红柱白墙，色彩斑斓；如一树鲜花，层层向上开放，因而被人爱称它为花塔。我记住导游的话，登塔时一直往左转，必有梯口可上；下塔时，一直往右转，必有梯口可下。上到塔顶，可穷千里之目，我看到了，广州市壮阔的景观。

下得塔来，我看见寺的东南面有几个佛殿，其中以大雄宝殿最为庄严华丽。殿堂里供奉着三尊大佛像。来到榕荫园内的六祖堂前，更见堂中有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法师的铜像。大师闭目坐禅，法相慈祥庄重。

提到这位唐代高僧慧能法师，使我想起曾经在书上读到的一段禅机。

佛家重悟力，慧能法师的感悟力一向较强。面对着一株菩提树，神秀大师的感应是：“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拭拂，莫使惹尘埃。”而慧能法师的感悟却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一无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听后，认为慧能法师较能悟禅宗佛学的精微处，遂授以衣钵，传为六祖禅宗。

如今，我来到堂前，竟然看到六祖禅宗慧能法师的禅诗给写在那儿。

走出寺门，回头望见花塔，它璀璨如莲花盛放，朵朵高出水平面，有着出尘的美。

塔，有时在云雾中，如在缥缈的仙境，若隐若现。

塔，有时身绕白云，露出塔尖，好像火箭腾空，飞向未来。

美丽的宝塔，宜古宜今，亘古而又长青！

(2.8.1992)

(9.9.1992《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响着，寒山寺的钟声

在《枫桥夜泊》诗中，寒山寺的钟声，永远余韵悠远，多少年来，它一直在我耳际萦绕。及至我来到寒山寺外，果然听见钟声在响着，响着……

一九九二年六月间，我来到苏州的枫桥镇，便走向寒山寺。镇上热闹得很，游人不绝如缕。忽然我见到旅游商店里，挂着一幅幅《枫桥夜泊》的诗碑拓本。这些拓本在风中轻荡，和着钟声吟唱道：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千古传诵的唐诗，蜚声国际，遂使寺因诗传，诗因寺扬，吸引国内外的游客，到寒山寺一游。

我来到寺前，只见一堵黄色的长墙上，写着“寒山寺”三个大字。

寺前流过一条河道，河道上高高地拱起江村桥，古朴幽雅。我站在那儿寻找张继夜泊之处，行人遥指西侧的枫桥边



，那里正有一条古运河，悠悠地淌着流水。千年的古运河，它和万里长城同样是伟大的工程。它北起北京，流经苏州而南迄杭州，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是南北漕运的要道。

就在唐朝天宝年间，张继到长安应试，不幸落第，他失意地乘坐乌篷船，沿着古运河下苏州，夜宿枫桥边的河上。

那时已是深秋，上弦月沉落了，栖鸦夜啼，茫茫的秋空，寒气侵逼，繁露早已凝结为白霜了。

江边的枫叶萧瑟，岸上的寺宇若隐若现，江上的渔火点点摇红，不眠的张继，看到枫桥边的夜景好凄清啊！更深夜更静了，姑苏城外的寒山寺，一声声的钟响，铿然登上客船而来了；钟声悠悠地，久久，久久不肯离去。

此情此景，万般的旅愁与失意的情绪，都涌上张继的心头。他即时挥笔写下了《枫桥夜泊》的诗句，想不到竟然一夜成名了。

这首诗传颂开来后，人们都激赏张继的诗艺。

张继把他的感兴契机，先用几个意象，烘托出深秋的凄清氛围。他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和愁眠的这几个意象，组合成很有层次的画面，构成了远景、中景和近景。

从诉诸听觉的“乌啼”和“钟声”，从诉诸视觉的“渔火”、“皎月”和“江枫”，以及诉诸感觉的“寒霜”，分别散布在枫树、枫桥、渔舟和寺宇的暗影中，各自显现和谐的色彩，凸现立体的空间，围绕着愁绪。

张继又为诗歌点眼，注入诗魂。他用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荡进诗中的空间，让声波不断地扩散，永不消失。这

一阵阵的钟声，才叫张继的诗不只是停留在枫桥秋夜的画面上，而是创出了情景交融的幽远意境。

从张继的《枫桥夜泊》中，也体现了中国诗人写诗的一些手法。其一是善用特征，以有限的语言暗示无限的意念。其二是以几个意象，烘托出隐约而幽远的意境，属于现代文学中印象主义的创作技巧。其三是以个人的经验，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诗句略去主语，令读者代入，感同身受。

至于张继这位诗人，后来考上了进士，从此官运亨通，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和洪州盐铁判官。他一生的诗作不及五十首，都收入他的《张祠部诗集》里。诗作多属登临记行的题材，但不见流传，唯独《枫桥夜泊》一诗传世。实际上一位诗人能够有一首诗传诸后世，说来也不虚此行了。

稍后，我走进寒山寺，所见的也仅是一座普通的小寺院的规模。寺内曲槛回廊，松柏映翠。它的主要殿堂为大雄宝殿、虎殿、藏经楼、碑廊、钟楼及枫江楼等建筑物。

据悉寒山寺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建于南朝代天监年间。到了唐朝时，高僧寒山、拾得住持寺院后，改称寒山寺。

这一千多年来，寒山寺五次毁于火劫，现有的殿宇，是清朝末年重建的。唐朝铸造的大钟，早已失落；明清以来，都有更铸。当今寺内的那口大钟，是清朝末年铸造的。

自从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成之后，寒山寺声名大噪，千百来成为旅游胜地。同时，与《枫桥夜泊》诗句有关的字画、湘绣、诗碑拓本等纪念品，都成为游客抢购的对象。政府每年都把这些纪念品装箱运销国外，赚取无数的外汇。张继的《枫桥夜泊》在全唐诗中最为脍炙人口，他宛如诗坛祭

酒。张继的这首诗，也为国家带来厚利，养活了多少人，他可称为“经济巨擘”。

在寺里的书画室里，我看见一位师父，拿出一张张写好在宣纸上的《枫桥夜泊》的诗书，为争先购买的游客题款，每幅卖人民币一百元。我则购了李行云的《枫桥夜泊》手迹一幅，付给人民币一百五十元。在碑廊里，明朝书画家文征明为张继诗题刻在石碑上，但是由于经历战火和风化，字迹大都残缺不全。清朝光绪年间，朴学家俞樾重写诗句，并另修一碑，这个诗碑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其拓本在国内各地都可以买得到。

登钟楼撞钟，是很多游客的雅兴。游客付了人民币五元，即可上楼撞钟三下，以印证“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响声，于是寒山寺白天鸣钟不已，时时可闻。

日本的僧俗人士们，原都有夜晚听钟的习俗。他们不辞千里而来，为的是要聆听除夕的寒山寺夜半的钟声，祈求吉祥如意，而张继的《枫桥夜泊》早已收入日本的课本中，供学子奉读，为中日文化交流传佳话，一首诗能有这样的魅力，真教人惊异啊！

我离开寒山寺时，仍然听到悠远洪亮的钟声在响着、响着……

(27-10-1992)

(28.11.1992《星洲日报·星云》)

听石

- 石林·石趣

从昆明乘车，向东南方行驶一百二十公里路后，我就到达路南县的石林。

刚才，我还看见许多石头散布在路旁，而后随着车子的进程，它们就越来越靠拢在一起。现在，它们正用肢体的语言，告诉我一个远古的故事。

三亿年前的滇黔古海，海底就有高山峻岭。后来地壳变动了，海床隆出水面，现在的路南县，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陆地。再经过二百万年的时光，雨水溶蚀了这里的石炭岩高山，形成了石峰、石柱、石芽、石钟乳、石笋、石洞和地下河道。由于石峰密集成林，人们把这块地方称为“石林”。

站在石林之前，我看到的東西，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虽然它们的形体各有不同，但是神情生动，石趣盎然。

这时，我想起阿诗玛姑娘，她的故乡就在这里。

在古老的传说中，彝族的撒尼人阿诗玛姑娘美丽又贤慧，也能歌善舞，她热爱生活，为人所爱慕。当时的土司头目热布巴拉看上阿诗玛姑娘，便逼她成亲。阿诗玛姑娘激烈反对这门亲事，就和土司头目父子斗争起来。土司头目老羞成怒，便掳走阿诗玛姑娘，把她关进牢笼里用刑。那时，阿诗玛姑娘的爱人小黑赶来营救她。就在阿诗玛姑娘给小黑营救



出来时，热布拉巴请来恶神淹死阿诗玛姑娘。死后的阿诗玛姑娘化为一尊石像，立在石林，供人瞻仰、怀念。阿诗玛姑娘表现了撒尼人勤劳、勇敢的性格以及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特质。

在石林的入口，有茂密的树木投影成荫，有石径引入林中。我渐行渐远，树木也就越来越少，嶙峋的石林突现在阳光下，仪态万千。

这里有个小湖，出水观音持瓶轻撒圣水；那儿的狮子亭下有青牛戏水。前头的石屏挡住了视线，探路石屏后，我就见了好多石峰屹立在那儿。最前面的石峰，还有朱德的题刻：“群峰壁立，千嶂叠翠”。

走到“石林胜景”之地，前路忽然开朗起来。原来石峰在这里让出了一块平台，平台上长有绿草，旁边还有绿树。前方兀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峰，峰壁刻着二个隶书大字：“石林”；刻字给髹上红漆，十分醒目。大石峰后和左右两旁，罗列着一座座较小的石峰，石峰的上头都有断纹。从整体的石峰群来看，它们就像是一位位大将，统率一支军旅，每位军人的头上都戴着钢盔，威武雄壮。我环顾左右后，抬头往犬齿狼牙般的峰尖上望过去，远处有个“望峰亭”，鹤立于群峰顶上，它正向我和游人招手说：“游罢石林，请到亭上赏石。”

从刻上“石林”的石峰前走进，这一带的石壁上，都有名人雅士的书法题刻。这些题刻描绘了石林的雄、奇、险、秀、幽的特点，使游人游览石林有所会意。石林融入了民族文化与艺术，牵动游人的感情；人与物的感情在相互投契

之后，便能欣赏石趣。

我随着石径走过两峰底部的夹缝，抬头蓦地望见两峰之间，夹悬着一块摇摇欲坠的石头，于是我急急地在“千钧一发”处闪身而过，好险！

再走过石峰之后，有石壁凹入为室，里面摆着石椅、石凳和石床。室雅何须大，我忍不住坐下来歇息，却见对面的石壁上刻着“且住为佳”四个红字。那是石林留客歇息的话，我已依了它的意思。

不远处，有人敲击几片垂下的岩石，铮铮然鸣响，那是石林弹奏古筝迎宾的金石声啊！

绕着剑峰池畔，从石廊上望去，在四十多米高的峰顶上，石灿莲花，秀慧其中，还让我详看多时哩！

剑峰池中，竟有石剑插入水中的蓝天，“剑峰”两字给刻在峰石上。池里波光粼粼，清澈透凉，暗河之水，缓缓地流过池塘，四周幽静得很，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恶斗！传说中有一位勇士和天神在这里比武，在打斗中，勇士的宝剑断落池中，插在水里，勇士逃跑时，在岩石上蹬出一个脚印，有一拳则击出一个壁洞，这些痕迹我都看到了。

我走过有扶栏的石桥，在“极狭通人”处侧身挤过石隙，又在小径上的壁洞探头而仰天俯地，看奇石纷纷伸向天空，欲与天比高。

我沿着石廊高视阔步，望见“双鸟渡食”的峰石，传说它们是天神把慈母和孝女石化后变成的，刻划母爱的温馨。

越过“犀牛望月”的景点，拾级更上峰顶，便看见“象

踞石台”的象形石峰。传说中曾有一只神鹰，飞来袭击石林的象群，群象都弃林而逃，唯有这只小象留下来守候故土，而后它竟站了成石象。

在“象踞石台”峰下，也有一只石化了的“千年寿龟”，静静地伏在那里，苦修一枚正果。

最后，我登上三十多米高的望峰亭。回头再看来时路，尚有痕迹可寻，只是当时已茫然，多少年代，多少工人，已在石林的迷宫中辟出一条路来。凭栏远眺，除了石林还是石林。在这二百五十余万方公里内，除了我处身的大石林之外，还有小石林，更有外石林。石林是石头的大海洋，而我只是游过石林海洋的一尾鱼啊！

石林，在先民的生活中，孕育了民间故事和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故事和民间文学，又反过来丰富了石林的内涵，使石林变成有情天地。像《阿诗玛》民间故事、叙事诗、影片都成为文学与艺术作品，流传于民间，深入人心。阿诗玛姑娘的圣洁形象，永远站立在人们心原上，化为精神的感召力量。

在象形与不象形的石峰之间，来一点树木的绿浪，加一点花草的红彩，融进一小串潺潺的水声，石林遂有了阳刚与阴柔之美。

我曾经走进石林中，倾听石语，欣赏石趣。

(16.6.1994)

(21.10.1994《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高高树上结槟榔

——旅台散记

(一)

从街坊上星散的槟榔档子，到人家户外三五棵的槟榔树，以至于广大的槟榔园，这显示槟榔树已经和台湾同胞相生相长，一同植根于这一片乡土上。台湾吴晟的诗《槟榔树》最能够表达他们对这种植物的情怀：

投你们的影子，在我影子
之上，投你们
宁静、肃穆、而且修长的影子
在我的仰望之中
在清晨、在日暮、在夜晚

你们是朴拙的母亲抚养的
我也是；我们一起长大
是亲亲蜜蜜的好兄弟——
憨直的好兄弟
曾经，我离开你们
躲进重重典籍围困的宫墙



冰冷而阴暗
如今，我归来，靠近你们
你们仍可闻到
满身泥土味，和你们一样
和你们一样，我归来
以盘错交结的根，深深伸入
厚厚的土壤中
以疏疏朗朗的叶，朗朗举向
辽阔的天空

投你宁静、肃穆、而且修长的
影子，在我们的呼吸之中
在清晨、在日暮、在夜晚
我闻到你们
恬淡自如的清香

诗中有台湾同胞坚守土地的意志，他们像槟榔树那样，
将根伸入土地里，仰望着明天，从生活的运营中获取收成的
喜悦。

(二)

高高的槟榔，也同样地直立在我国的家附近，或是风
景线上。它站出了秀丽的风姿，但有的也长在园地里，作为
经济农作物。

槟榔树苗给栽种后，长了四、五年后就会开花。槟榔花开时，朵朵成串，清香袭人。花朵凋谢后，结出青青的小果实，每串由五十颗至二百颗不等。果实长大后，由绿泛黄，由黄而橙黄。那黄澄澄的果实，显得厚重而有成熟感。

如果你剥开了它的果皮，程露出淡褐色的果核。果核对半切开或切片，焙干后装袋外销，可供食用或药用。不然，生果核切片后，佐以桫叶、白灰和烟丝，再送到嘴里咀嚼，可以吃出金睛火眼，还有满嘴的红液，这就是嚼槟榔了。我国的部分马、印族同胞，都有嚼槟榔习惯。

不过，台湾同胞嚼的是青嫩的槟榔果实，佐以桫叶和石灰等东西，一口含住刚刚好，不会有突唇和肿颊的欠佳仪表，却是一派和祥的样子。

嚼槟榔有提神的作用，常嚼就会上瘾；上瘾的人从此一日不能无此君。

(三)

嚼槟榔的弊端，在嚼者不时要吐出红色的口水，东一滩西一滩的，很不雅观。此外，嚼槟榔的人还可能患上口腔癌，贻害自己。台湾政府为此组织专家团，研究去除嚼槟榔致癌的成分，并可以咽下槟榔汁而无害之举，这项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台湾的农业发达，提早结果的槟榔树种已经培育成功。农人每割一把丰硕的青嫩槟榔果实，就有五、六百元台币的收入，槟榔树果真的成了“摇钱树”，难怪园主都住进大楼

房了。

嚼槟榔已成了台湾同胞们的嗜好，这个族群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街坊上星散的槟榔档子，都是为“红唇族”而设的；全省栽种最大的槟榔园，也是为他们而开辟的。槟榔业为台湾同胞制造了二十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目前，台湾的槟榔业还在发展中，种植槟榔的面积也在扩大中。

马、台两地都有槟榔树，但发展的方向却是大相径庭的

(21.12.1993《星洲日报·星云》)

九族村的山地歌舞

——旅台散记

去年十一月初，我到台湾南投县鱼池乡的“九族文化村”去参观。

九族文化村占地六十二公顷，依次展示了山地同胞中的雅美、阿美、泰雅、赛夏、邹·邵、布农、卑南、鲁凯、排湾这九族的文化。

山地人是台湾的原住民，大部分散布在中央山脉一带的高山上和南部的岛屿上。他们都有各自的语言，但无文字。山地族最具文化特色的是他们的歌谣和舞蹈，其次要算他们的手工艺品和服饰了。

在九族原住民中，以阿美族人口最多，有十二万二千八百多人。他们大多分布在立雾溪以南的东纵谷及东海岸平原上，居住在山谷中的为数极少；他们也文明较早。其次为泰雅族，约有八万人，其三为排湾族，约有六万人。在文化方面，赛夏族的矮人祭，邹·邵族的皮革手工艺及杵歌，鲁凯族的织布、编篮和木雕，排湾族的石雕、木雕和织布，都具有特殊的艺术美。

台湾政府为了保存和发扬山地文化的精粹部分，采取多种措施去达到目的。这些措施包括设立山地文化村，推展山



地手工艺品，采集歌谣与舞蹈，保存山地的文物等。九族文化村就是彰显山地文化的一个特区，以供本省及外国游客认识山地文化。

进入九族村，我沿着杉木林荫人行步道走去，走过了—村又一村。在这里让我清楚地看到山地族的原始建筑物与文物的外貌，加深了我对山地族文化的印象。

来到第五村，我看见了“石音剧场”。邵族人正在剧场，用长短不一的木杵敲击石头，发出不同的音阶和节拍，声音和谐美妙，再配上不同乐器演奏的旋律和歌舞，使整体的演出非常动人。杵歌是邵族人特殊的过年祭仪音乐，为人所喜爱。山胞最后演奏安格隆乐器，向观众祝福；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后离去。

行行复行行，我走到了第九村。这里有个规模最大的“娜鲁湾剧场”，每天都有山地各族的传统歌舞演出。剧场建在水池的高台上，四周环绕着水道，水道上可行小船。剧场三面的二千多个座位，由下渐次高上，观众可以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剧场上的表演节目。

山地族的青年男女，穿着红色或蓝色的传统服装，在剧场载歌载舞。一只小船也载着山地青年男女，缓缓地绕着水道，撑竿而来，他们和剧场的演员同歌共舞。歌谣中除了应用传统的乐器演奏外，也加入现代的管弦音乐，使乐声如空谷回鸣，响彻林间。

歌舞把观众带入山峦中，让我看见山地青年男女们在林海下、野地上或山涧旁，唱出纯朴和雄浑的歌声，跳着爽朗和活泼的舞步。

在《打耳祭》的歌舞中，山地的布农族引燃柴火，劈啪价响，长老们为孩童吹双耳，念着祝祷词，青年则持枪瞄射挂在架上的鹿耳，族人以呼声应和，气氛热闹，参加祭典的男子则互相以手搭肩，围成圆圈，歌声以复调重唱的方式，“呜”声由弱转强，再转为浑厚的合音，配合了强劲的顿足舞步和雄壮的音乐，震撼人心。

此外，《马兰之恋》、《四季谣》、《欢乐歌》、《织布歌》、《阿美族丰年祭》等歌舞表演，一个接着一个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欢欣之情，感染了所有的人。

一般来说，山地的歌声都粗犷又雄浑，语言质朴率真，舞姿矫健优美，舞步强劲有力，音乐的节奏感强烈，歌舞表现了山胞对神灵的敬畏、对祖先的颂赞及对大自然的赞美。

歌舞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邀请十位观众到剧场上与山胞同歌共舞，并颁给纪念品，不过参加者必须利用剧场边木架间摆动着的绳索而荡过去，这个荡绳过水道至剧场上的动作，由山胞来示范时，有如猿猴过树，来去自如，当时就有十多位中，青年，都要一试身手，这荡绳过水道的参加者，立即成为焦点人物，观众无不拭目以待。

荡绳过水道的行动开始时，有的人一荡而过，准确地落脚在剧场边，即刻赢得观众的喝采声，有的握绳低了些，双脚溅起水花而过，跳到剧场上时，也引起观众的呼喊声，有的捉不牢绳索，便脱手栽入水中，成了落汤鸡，于是招来一阵的哗笑声，最后，成功地荡到剧场上的参加者，便与山胞共跳一支舞，歌舞在高潮中结束，余音仍然缭绕在观众的耳际间，真是高招。

然后，我和观众又转移到另一村去参观了。

九族文化村亮出了山地文化，呈现在大自然的舞台上，让人们观赏，与观众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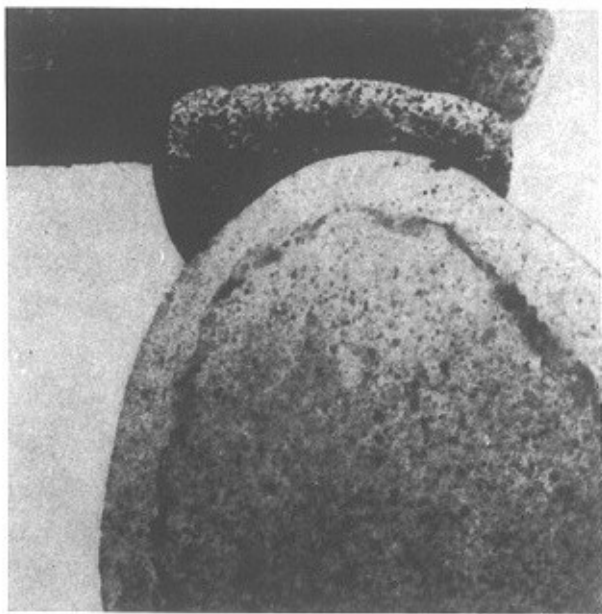
为了发扬山胞的文化，台湾的国家剧院及音乐厅，也把山地歌舞搬上舞台，以艺术化了的节目公演，登上更高的歌舞艺术层次。台湾当局，也组织山地传统音乐舞蹈团，跨上国际舞台，在欧美国家演出，饮誉而归。

实际上，山地文化的精髓部分，已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丰富了它的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不择细流，汇百川而成巨流，形成壮阔的景观。我走出九族文化村时，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包容量是那么地大啊！

(17.2.1995《新明日报·海鸥文艺》)

海螺文艺曲



校园文艺在滋长

(一)



一九八五年，我评审了三个中学生征文赛的散文组作品，包括董总的“全国华文独中创作赛”，霹雳太平华人文化协会的“全霹雳中学生征文赛”以及马六甲敦都亚国中华文学会的“全甲中学生征文赛”。虽然稿子成叠，但我却读得十分愉快，因为我看到马华文学的道路上，后有来者。我更在国中华文学会出版的多种期刊中，听到他们嘹亮的歌声，其中有一位是这样唱的：

瞧，
那一粒小种子，
落在泛黑的土里，
经过了多日的埋没，
过着黑暗、孤独和
无声的日子。

但它并不沉默。
在杂草底下开始萌发，

向上伸展，
几经挣扎，
它终于冒出头来，
迎风轻舒腰肢。

风的轻抚，
雨的洗礼，枝叶密密地，
在风雨中，
它用沙哑声，
说我将跟天比高低。

（原载敦都亚国中会刊《源》第五期）

读过这首诗，我自信：校园文艺在滋长。

（二）

文学的传灯，用词采鉴照来者，其哲思与民族的光辉，透纸照亮人心。文天祥的高尚操守，首肯在，《正气歌》的最后一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校园文艺的种子，能够破土而萌芽，也是从文学的精神发出力量的。

校园文艺，始于学生接触到课内外的文艺作品。在导师的赏析之下，学生就有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再加上导师的写作指导，学生就善于表情达意。如果学校再进行适当的文

艺活动，校园文艺必然滋长起来。学生从自发自觉的学习语文中所获得的效果，不知比课堂上老师所教导的要强多少倍。在语文水准逐渐低落的今天，在低气压的学习环境下，提倡校园文艺，不仅让我们守经知常，还可以开创天地。

回想在五十年代，那时正值劫后升平，在华文中学内任教的南来中国作家，提倡读书和写作，因此校园文艺便兴盛起来。华文中学出版学生刊物的，为数不少。其中声名昭著的，有巴生兴华中学的《兴文文集》，马六甲培风中学的《新苗》，麻坡中化中学的《嫩芽》，北马钟灵中学的《学报》与《沙漠风》，亚罗士打华侨中学的《兴中月报》等等。教育界人士在校外出版的学生刊物有檳城的《华风月刊》、《南声月刊》以及《学生文丛》等。报章每日都有文艺副刊，也有学生园地，供学生磨练文笔。这些校园文艺的蓬勃成长，不但提高了语文水准，也带动马华文运。驰骋于当代的马华作家当中，大多以校园文艺为起点，可是迈入六十年代以后，华文中学的学生刊物相继停刊，情景归趋平淡。

迈入八十年代，校园文艺却在国中滋长起来，华文学会频频出击，学生更是磨笔沙沙，集篇成书，真是可喜可贺。单单在我手头上的国民或国民型中学华文学会出版的学生刊物，就有马六甲郭都亚国中的《源》、榴梿老温女中的《朝阳》、雅佳美浪国中的《窗》、圣母女中的《耕》、麻坡依斯干达国中的《初耕》、圣安德烈国中的《萌芽》、礼让国中的《礼让》、霹雳巴力依斯干达沙国中的《飞翔》、邦咯综合中学的《烛光》、司南马拿督胡申国中的《初耕》、居銮康文女中的《蛙鸣》等等。其它地方国中华文学出版的学

生刊物，相信数目也不少。这些“几经挣扎，终于冒出头来”的文艺小树，散发出了一股坚毅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华文学会是国中校园文艺的保姆，它们的投足举止，带动了文艺。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摘录文字中，见到它们活动的一般情况：

“.....在华文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华文班同学逐渐地爱好课外读物，并向图书馆进军。

“为了达致语文科能读能写的目标，本学会每年举办‘阅读及评介文艺作品比赛’，学会并规定每学期出版三期《朝阳》壁报。同学们的反应良好，投稿者非常踊跃，壁报上的优良作品，再经老师的评审后，就将它们投寄给各报章杂志，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良好的收获。

“本学会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活动便是主办全甲州中学文艺讲座会及学行《朝阳》文艺刊物出版典礼。《朝阳》出版迄今已进入第五期，也主办了三届全甲中学文艺讲座会，上述两大活动都获得本学会诸位名誉顾问、社会热心人士以及李氏基金的赞助

“近年来本学会对校外各文艺团体或学校主办的学艺竞赛也非常重视，并鼓励同学们参加，旨在吸取他人的办事经验以补己之短。这些校外的学艺竞赛如现场写作比赛、征文赛、辩论赛、诗歌朗诵赛、演讲比赛等，本学会代表也不落后人后，为本校争光不少。”（见第六期《朝阳》会刊《华文学会大事记》一文）

在上述记录中的“全甲州中学文艺讲座会”(1984)的主讲者，在文后提到的是永乐多斯和我。那一次，我看到：校园文艺在滋长。

(三)

校园文艺是否能够蓬勃成长，主观的努力占决定性的因素，此外才是靠客观条件的配合来达致的。

为了配合校园文艺的发展，马华文教团体、报社、写作者都责无旁贷；社会贤达也应该经常助以一臂之力。近年来文教团体经常在各地举办文艺营，写作者频频到学府主持文艺讲座，这是八十年代马华文坛的活动特色，其成效将在日后显露出来。马华文学与校园文学，相濡以沫，体现了长幼之间的爱，温馨有如春风拂面。

1985年，南马文艺研究会曾经联合其他三个文化团体，在马六甲培风校园内举办第二届青少年文艺营。我们主办文艺营的目的，无非也是为马华文学在承启和继开的工作上厥尽棉力而已。我们以最经济的人力和物力来设营，把写作的基础知识、文体知识和写作实践结合起来应用，由作家引导学生去走一条直路。我们希望他们在来日的写作实践中，逐渐印证前辈作家的创经验和理论，再化为自己的技巧来使用。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1895年11月17日，董总为它主办的“首届全国华文独中文艺创作比赛”举行颁奖礼，同时为得奖作品专集《清晰的跫音》举行发售礼。在仪式上，居銮中华独中校长陈诗圣在演说中说：“居

盍中华中学这次在创作上的丰收，得了很多奖，这要归功于本校老师们的指导，南马文艺研究会于1983年在本校校园内举行的第一届青少年文艺营以及为本校举行的两三次的文艺讲座会所带来的成果。”

报社一向是马华文学的重镇，校园文艺的沃土。报章上的校园文艺园地有待扩大，以容纳日渐增多的学生作品。全国的华文学会必须组织起来，用群体的力量推动校园文艺。凡此种种，都有助以挽救日渐低落的中华语文水准。

岁晚得知，马六甲培风中学的《新苗》复刊了，巴生兴华中学的《兴文文集》也复刊了，可谓喜讯频传。

至此，我坚信：校园文艺的花木真的在滋长，更会在丙寅年的春风中摇曳生姿哩！

(21.2.1986《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新春漫话》特辑·)

海螺文艺曲

——记第四届青少年文艺营

螺歌响在笨珍，这南马的渔乡，却又是靠近亚洲大陆最南端之地。

一百五十七位青少年，为艺海拾贝而来了，自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二年至廿四日，他们就留宿笨珍培群独中的校园内，在海潮声中，找到了淘洗出来的珍宝。

第四届青少年文艺营就设在笨珍这个渔乡，它是由笨珍文艺协会、南马文艺研究会及笨珍华校教师公会所联办的。笨珍文艺协会尽了地主之谊，进行筹备工作，其中洪祖秋、林过、张维民等都是干劲十足的人物；尤其是洪祖秋更是全力以赴，直底于成。

年红、梁志庆、方理、许元龙、张美增、梦平、黄金看、钟玲玲、谢礼赞、赖孙耀等都为文艺营而忙碌地工作。爱薇、彼岸、佩韦和碧枝也赶来探营，大伙儿和学员们生活在一起，非常愉快。

当天下午，杜诚在下班之后就赶来文艺营主讲文艺课时，却受新柔长堤交通阻塞之困。同时，文艺营也受到停电之苦，尽管如此，大家的精神契合、灵犀相通，杜诚的讲座《谈青少年的文学修养》稍迟些也进行了。杜诚从博览群书，进修语文、干预生活及塑造人物等各方面来探讨问题。



“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他引用的一句名言，作为青少年在写作方面的启示。两个钟头的讲座内容，都给学员们笔录下来了。

当天晚上举行文艺营开幕仪式。从七时开始，醒狮队和文艺营的职要都在礼堂外迎接嘉宾的莅临。

大会主席、南文会会长年红在致词中说，马华文学近几年来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马来文艺界也接受它为马来西亚文学的一环，中、日、港、台更视它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我们除了感到欣慰之外，也应该不断提高马华文学的水平，更要培养接班人。第四届青少年文艺营的举行就是培养马华文学接班人的其中一种方式。

文艺营署理主席、笨珍文艺协会主席洪祖秋也在致词中强调设立文艺营的重要性。他说日后笨珍文艺协会将为本地文教界推展文艺活动，提升文学修养及提高阅读兴趣。该会也将吸收与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培养接班人，以丰富马华文学，为马来西亚文化增添姿彩。

相继致词的还有顾问许日源及郭云集两位先生。

首相署拿督黄思华副部长为文艺营主持开幕仪式。他在致开幕词中说，文学对国家社会有着深远影响。马华文学应该注入爱国思想，发挥勤奋向上和坚毅不拔的精神，以鼓励人民去实现我国成为先进国的理想。

他赞扬本届文艺营的联办团体为青少年提供了向前辈吸收文艺创作经验的机会，为他们未来的写作铺路。

接下来由十九位社会贤达联合主持剪彩礼。

难得是诗人小曼从新山带来多位歌手，呈献几首好听的

艺术歌曲，给大家助兴。

开幕仪式后，碧澄主讲《诗——思想努力耕耘的结晶》这文艺课题。

碧澄阐释诗的起源和定义。他又说明诗人如何把生活中的感受，经过思想净化，再把感性和理性糅成了诗。诗歌以能写人之未曾写和无从写的最难得。他例举了写景、写情、写事、写人、写地等的好诗，作为赏析的对象，使学员明白作诗的方法。

(二)

五月廿三日上午的第三讲是年红的《谈小说创作》。年红以生动和有趣的语言，阐明小说的特质。他又详细说明写小说时对背景的选取、题材的广度及人物的塑造都必须加以善用，才能突出主题，给小说带来生命力。

接下来是第四讲，由新加坡作家烈浦主讲《新加坡青少年的文学面貌》。他以诸多实例来说明新加坡青少年对写作题材的取向。他也谈到青少年在写作时应用语言的问题，借以反映这个城市国家中，青少年的文艺创作路向。

下午则是户外活动的时问。文艺营的负责人带领全体学员畅游龟咯渔村，观看渔村风貌及渔人的作业实况。部分文艺营负责人及讲师则乘坐汽车沿着小径到丹绒笔爱(Tanjong Piai)去。丹绒笔爱是个小渔村，充满原始林野的风味，但是它却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地方。站在丹绒笔爱可以看见新加坡裕廊工业区的工厂和印尼的岛屿。在这里马、新、印三国

呈三角顶对，三国也近在咫尺，不过由于通往丹绒笔爱的红泥小径，巴士不能进入，目前州政府已开始要发展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小渔村，以便将来成为旅游胜地。

这一天下午在龟咯渔村，学员们荡舟于海边，饱览渔乡风光。他们也参观养鱼场，看水中翻动的鱼儿，然后才兴尽而返。

当晚，马汉主讲《书刊编辑经验谈》。

马汉娓娓道尽他编书刊的经验。他从看稿、组稿、编写、画版、校稿谈到成书过程为止。他告诉学员们在编辑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而解决之道。马汉的宝贵编辑经验对青少年今后编辑书刊都很有用。

讲座结束后，便是文娱时间了。相声名家姚新光特地从新山赶来，为学员们讲相声，让笑声像潮声那样淹卷过礼堂的空间。而后学员们也相继表演文娱节目，共度欢乐时光。

(三)

五月廿四日上午八时至九时三十分是第六讲：《推动童诗的摇篮》。

这时，佩韦和艾斯赶来探营了。

梁志庆轻松地讲述童诗的创作手法。他说：写儿童诗也和写成人诗一样，必须借重意象的浮现来传达作者的意念和理念。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附丽于意象，才能产生移情作用。作者赋景物予人性，便是抒情，“触景生情”是由外而内的感动；“境由心造”是作者由内而外的传情作用。一般来

说，写景应该写得明显，写情则应该写得含蓄。这就是梅圣俞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话。

他补充说，写景的诗，最好能够化静为动，或静中有动。要做到这一点，得在景物上加上动作，达到以人叙事的动态。

他和学员们一起赏析优秀的童诗，指出它们所隐藏的写童诗手法。学员们都热烈发问和讨论写童诗的问题。最后的这一次实践，是要学员们习写一、二首童诗或写出所讲的心得，他们都悉力以赴。

至此，文艺营已接近了尾声。

每日三餐三点的膳食，一讲一实践、文娱复郊游以及互会与交流的活动，充塞三天两夜的文艺营生活内容。然后文艺营负责人与学员们一起检讨文艺营生活中的得失与苦乐。

十一时左右，文艺营举行闭幕礼。

大会主席——笨珍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文艺营秘书张维民在致词中说，筹划五个月的第四届青少年文艺营终于告了一个段落。三天来的讲座和实践等活动，必定对学员们有所裨益、有所启发。他希望学员们继续努力，走上成功的文学创作道路，为马华文学增加份量，丰富马来西亚的文学。

张维民代表第四届青少年文艺营工委，向协助举办文艺营的有关组织单位及社会贤达致以崇高的谢意，使文艺营圆满结束。

署理主席洪祖秋也在致词中吁请全柔各地的文友组织起来，成为一股推动文学的力量。他也促请文教团体及社会贤

达今后继续扶持文艺，因为提升文学也是维护华教运动。
洪祖秋并颁发证书予全体学员。

许日源在致闭幕词时说：文艺协会应该罗致所有文艺工作者，遵循目标，群策群力，共同为推动文艺工作而努力。

文艺营副主席林过则频频叮嘱学员努力进修，勤于创作，日后必有成就。

这时营歌的音乐悠扬响起，大家依依地唱出《螺歌》：

一颗海螺 飘来边沿
亚洲极南 渔村发源
吹起螺歌 再结海缘
香火续延 瓜瓞绵绵

几经海谷
贝背上的刺青
是一首歌
不屈不挠 薪火再传
唱晚渔歌 风暖满船
螺歌再谱 越奏越壮
文学丰收 心香串串

(9-6-1991)

(10.7.1994《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助长马华儿童文学

马华儿童文学并没有和马华文学同步而行，其最大的原因是我国的文教组织单位没有扶持它。就以报社和出版商为例，报章的儿童版，大多剪用外稿；出版商也以翻印中外和港台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因此，马华儿童文学积弱已久，苗长乏力。



而马华的作家群体当中，对儿童文学也不重视，更遑论为它拔笔相助，尽一己之力。因此，这最需要爱心眷顾的“小儿科”，又怎能为儿童服务呢？即使在教育界，教师对儿童文学也不太了解，因此没有大用儿童文学。凡此种种，在说明马华儿童文学患的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之疾。

只有在各有关方面都消除轻视儿童文学的心理障碍之后，马华文学才有蓬勃的生机，进而成长起来。

实际上儿童文学是大文学，儿童文学家是优秀的作家，正如小儿科的医生是专科医生，学有专长。

如果报章重用本地儿童文学作品，出版商出版马华儿童文学佳作，文教机构，包括学府推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有此因缘际会，才能造就新风尚和新气象。

当然马华儿童文学作家也必须努力笔耕，提升创作水平，以作品的质和量繁荣儿童文学的园囿。

新明日报於1990年12月12日创设《新明少年》周刊，敦聘马华儿童文学家马汉主持笔政，这是伯乐与良马之缘，扩大了儿童文学的驰骋空间。

一年来的《新明少年》儿童文学周刊，给马汉兄邀请笔助的马华作家为数不少；一年来所刊用的马华儿童文学作品也屡有所见。新明日报配合马汉兄创刊的《新明少年》，已经为推动马华儿童文学树立新风尚和新气象，这也是发展马华儿童文学的途径之一，希望有关各方面，也能够见贤思齐，共同助长马华儿童文学！

(21.1.1992《新明日报·新明少年》)

撞击钟鼓的撼力

一九九一年，《星洲日报》为马华文坛撞钟击鼓，主办了“花踪”文学奖，产生强劲的震撼之力。

“花踪”文学奖的奖金优厚，颁奖礼隆重，讲座杰出，这是大企业的报社用其人力物力所达到的恢宏的格局。

《星洲日报》又继续举办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其撼力必定更大。

希望本届文学奖决审时，评审团除了包括中、马、港、台、新的华文作家之外，应该敦聘本地作家为成员。唯有本地作家才能体会到题材的重要性和微妙之处，从而作出更公正的评审结果。

我更希望见到得奖的作品，行文更富有中国语文的恣酣和纯厚的风味，没有扭曲的语文现象。主办当局应该广邀本地作家和文教界硕彦参与其盛，使“花踪”的文学活动推展到更广的层面去。

我在复审第一届“花踪”文学奖的散文作品时，喜见青年作家应用了好技巧，内涵也更为深化。现在我又受邀为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复审诗歌作品，希望本届的“花踪”文学奖的得奖作品，更具有本地色彩，更能够反映我们的现实社会，从而建立马华文学的高大形象。

(10.12.1992《星洲日报·星云》)



华文学会，你这保姆！



华文学会的活动由来已久，我在一九七〇年执教于麻坡中华基小时，受委任为“文艺股”负责人，实际上，文艺股与现在的华文学会，基本上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的主要活动是指导写作和进行语文活动。

一九七三年，本校出版《基小五十年》特刊，我为文艺股四年来的活动作了总结，写了《文艺股四年》一文，收入特刊内。稍后，这篇小文给发表在《星洲日报·学府春秋》副刊上。

一九八三年，我国教育部实施三M制，对课外活动非常重视。在新的制度下，学校成立多种课外活动组织，华文学会就是其中的一种。于是本校的文艺股也就跟着易名为华文学会。

本校华文学会设有写作讲习班和书法班。顾名思义，写作讲习班是以教导儿童练习写作为主的，书法班则以传授书艺为重的。

有关作文教学方面，中国有一套很有系统的教材，也是师范院校的必修课程。实际上，各种作文教学法，都各有优缺点，必须灵活应用，才有效益。中国的这些作文教学法是我经常借鉴的方法。一九九〇年，我国教育部推行的“写作

步骤”作文教学法，它属于作文教学法中的扩写法，这也是诸多作文教学法中的一种。另一种与它相反的作文教学法是“缩写法”。这些多样化的作文教学法也成为我讲习班上的教学实践对象。

改作文最为伤神，面对着讲习班一大叠一大叠的作文，虽然我不能篇篇都改，但是起码都得过目，然后择其优劣而加以简评。对写得好的同学则给予赞赏，或朗读其作品给其他同学的借鉴；对写得差的同学，则诚恳地提出意见，以求改善。我会把写得好的作品，略加修改，然后交给作者誊清，加上插图，张贴在“幼苗”壁报或班级壁报上，作为鼓励。“幼苗”壁报自一九七〇年创刊，至今出版了五十期，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了，堪称长寿壁报。我也把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寄到报章杂志上去发表，倒也不时见报，有时还以特辑的方式刊出，令我们师生感到惊喜与雀跃。

至于教学儿童诗方面，也值得一记。事缘一九八三年，我从资讯中得知欧美国家、日本及台湾都重视儿童写诗的活动，列为活泼的语文学习方法，而且还取得一定的成绩。

十多年前，教导儿童写诗在我国还是非常新鲜的事儿。我就凭自己已有的一点语文和文学知识，利用讲习班教起儿童诗来了。

那当子，儿童诗的创作理论和诗集都难得一见，我教童诗时就有寻寻觅觅的感觉。我在这方面的活动分为三类：其一是儿童诗的指导理论，其二是儿童诗的教学实践，其三是童诗的创作体验。十多年来我把儿童诗的教学及创作经验，断断续续地写成散论，发表在报章上，现在这些散论已收入

我的小书《给马华儿童文学扎根》里了。我创作的童诗，也分成两小册出版，分别取名为《彩虹桥》和《海的小儿女》。

再说本校学生参加校外的写作比赛活动也经常得奖，十多年来的学生文事，堪称纪录的也很多，其荦荦大者莫如出版诗集及获得国际大奖赛。

本校出版的学生作品集子有：①《第一个啼声》（1978），②《礼物》（1989），③《长大了真好》（1989），④《闪亮的星光》（童诗集，1991）及⑤《月亮的生日》（童诗集，1991）。本校三位学生林婉文、陈洁芳及林宏祥荣获中国湖南省《小溪流》儿童文学期刊联合湖南广播电台举办，台湾《民生报》协办的“海内外华人少年作文大奖赛”优异奖。该征文赛的总题是《过年》。

此外，华文学会还要负责校内外与华文学艺竞赛有关的各项比赛，这些比赛经常都有很好的表现。

总之，华文学会，对推动学习华文活动方面，确实是尽了一份棉力；今后也将继续做下去！

(4.7.1994《星洲日报·星云》)

师训学院为儿童文学扎营

师训学院举办儿童文学营的活动，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彭亨州特伦敦师训学院华文组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至十四日之间，在彭亨州关丹县林明的达佩士休闲中心举办“儿童文学研习营”。该院华文组主任凌秀松硕士、讲师黄先炳学士及涂胜喜硕士以共识设营，以同心完成创举。



林明多山，锡藏丰富，地下矿场早已闻名国内外。达佩士休闲中心就在谷底，四周给翠绿的峦嶂围住。虽然采锡的作业已经终止，但是林明的地下锡矿场仍是重要的景点。达佩士休闲中心与林明地下锡矿地近在咫尺，这里有餐厅、讲堂、宿舍及娱乐设备，提供了自给自足的活动条件。南马文艺研究会的三位代表——一年红、方理和我，受邀主持儿童文学讲座。

一百一十三位学员济济一堂，聆听讲座。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三十一年前的我；而现在的我，已在讲台上站成老僧，为年轻的一代传经，付托衣钵了。这批青年教师，像一盏盏的明灯，就要悬挂在我国各个角落的学府中，为下一代照明。

面对着摄像机、录音机和照相机，我谈起话来未免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但我还是以轻松和有趣的语言来主讲“童

诗的欣赏与创作”的课题。我的讲座以启发和引导为主，让学员了解童诗的欣赏与创作的原则，以便在他们日后的实践中达到圆融的境地，正如叶圣陶的名言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

学员们耳闻笔录，认真投入，他们时而笑声四起，时而飞传快语，大夥儿漫步在儿童文学的净土上，多么快乐！

我们欣喜，因为我们看到世界儿童文学的花园里百花竞秀，芳香袭人；我们叹息，因为这里的儿童文学园地，还是草深林密，荒疏待耕。

在西方，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时就出现了拉封登的《寓言诗》和夏尔·贝洛的童话《鹅妈妈的故事》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发展至今，现代的欧美儿童文学已经和成人文学并驾齐驱，举足于教育天地，对促进语文学习的效益，潜移默化儿童的品德，发挥了文学的大用，成为大文学。

在台湾、日本和中国等地，儿童文学是师范院校必修的课程。师专设立儿童文学课程的目的，是要教师们学以致用，使儿童文学在教学中与教育同步而行。

我们疼爱孩子，我们也应该疼爱儿童文学，同样地，儿童文学也会疼爱我们的孩子，陪伴孩子们长大。

特伦教师训学院华文组讲师们，已经为马华儿童文学率先扎营，也为华文教育开拓了新领域！

(16.4.1994《星洲日报·星云·南北大道专栏》)

把自己拱成一座桥

- - 敬悼黄崖先生

黄崖于今年一月三日在泰国安息主怀，享年六十有一。斯人已逝，缅怀黄崖，不免有了感慨。正如圣经中所说的一句话：“人生只是一声叹息吧了。”这声叹息包含了多少世事的变幻和人事的纷争啊！

我在年轻时读过他于1959年出版的诗集《敲醒千万年的梦》，现在重读这本诗集时，我竟感到那么熟悉，可是时间已相距将近三十五年了。

他的诗《桥》再次回响在我的耳际：

不让河流分隔
一块完整的土地！
不让空间分开
人类融和的情感！

桥，骄傲地跨越
河流的胸脯；
每一块石头都充满情感，
每一条钢杆都扬溢着爱。



勇敢地站立在深水中，
任凭洪流冲击；
昂然挺直身子，
听由风雨飘打。

纵岁月消逝，
它要屹立世间！
愿以微笑相迎，
人类践踏过它的躯体。

掩卷冥想，我仿佛看见黄崖自己拱成一座桥，为马华文坛铺路。

我在中学时代，就在《蕉风》和《学生周报》上读到了黄崖的创作和文学论著。进入六十年代后，《蕉风》月刊曾经举办了四届的“星马青少年作者野餐会”，地点先后为森美兰的波德申、霹雳的太平、彭亨的金马仑高原以及雪兰莪的摩立海宾。我参加了其中的三次，每次为期七天。这种野餐会类似今日盛行的文艺营；而黄崖是历届野餐会的讲师，主讲现代主义文学的课题。

第一届的“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三月廿四日假波德申的清风阁别墅举行，讲师包括了姚拓、黄崖、原上草及白圭等六位。黄崖主讲《现代文艺》，这是我第一次与黄崖见面。那时黄崖才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他的身材高大、国字脸、戴眼镜、眼神好。他以宏亮的声音，介绍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作家及其作品，很吸引人。

实际上，在讲坛下，黄崖也很健谈，广为青少年们所拥趸。

此后他南下北上，在各地青年作家的聚会上发表文学专论和交流创作经验，影响了大部分的马华青年作家。

一九六一年，南、中、北马出现了三份文艺刊物，即《新潮》、《荒原》和《海天》，这三份文艺期刊都和黄崖有过渊源。

南马的《新潮》期刊于该年五月五日创办，由马汉、年红、梁志庆、集文及古寅等位组成笔阵。梁志庆还为《新潮》期刊写发刊词。

五月十五日，中马的《荒原》创刊，它集合了鲁莽、庄牧、梦虹、徐虹及张力等位青年作家为行列。

五月廿五日，北马的《海天》问世，那是槟榔诗社同仁的文艺阵地。陈慧桦、淡莹、冰谷、慧适、忧草、艾文及丘梅等位都是该社的重要成员。

这三份文艺刊物互相推介和交换发行，合作无间，对马华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稍后，黄崖鉴于全马青年作家沙散各地，于是倡议组织文艺团体。他的倡议也获得南、北马青年作家的响应。一九六九年，霹雳文艺研究会和南马文艺研究会先后宣告成立，黄崖受聘为这两个文艺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

南马文艺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有年红、马汉、梦平、高秀、游枝、端木虹、梁志庆、静华、蔡淡以及稍后入会的方理。年红和我自创会开始即分别担任会长和秘书之职至今。对

于文艺研究会的成立，黄崖曾在霹雳文艺研究会的开幕仪式上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表示马华文坛的作家已经由个体走向团结，由小团结走向大团结，这是马华文坛前所未有的好现象。”

南马文艺研究会成立了后，二十四年来的会务逐步展开。从早期以文会友为出发点，进入出版文艺丛书的本位，以迄于今的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活动，都已取得一定的成绩。长期以来，黄崖都关心南文会。他是南文会举办“青少年文艺营”的讲师，现在他又把他的创作心得传授给新一代的年轻人。

由于我有机会和黄崖见面，文艺创作也就成为我们的话题。黄崖曾为我的作品提出宝贵的意见，表现了长辈的爱护之情。推而广之，黄崖也影响了大部分的马华作家，为马华文学的进程铺路，把自己拱成一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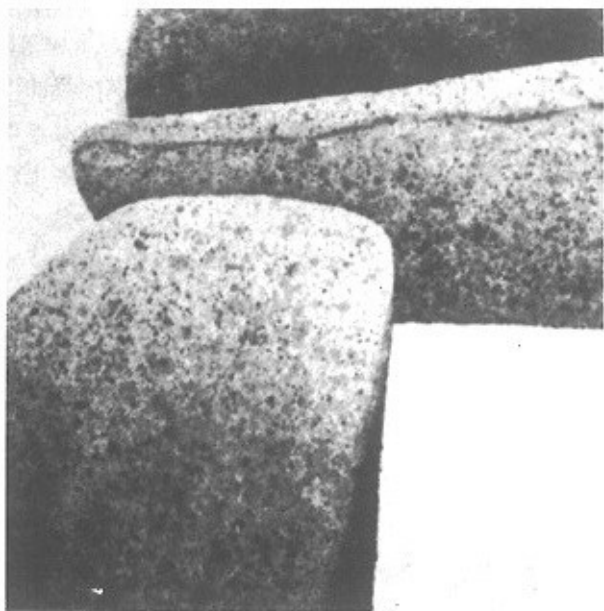
我希望黄夫人章淑娟女士汇集黄崖的遗著，一本一本地出版下去，以彰显黄崖从事文学工作的业绩。

我谨以诚挚之心，祝愿黄崖安息天国，快乐无比。

(14.2.1992)

(11.3.1992《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我们是同心圆



序《年轻的心》



爱薇在从事文学创作中，兼写儿童文学。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颇有业绩，先后出版过儿童文学集子有：《小羊的黎明》(1979)和《小野马》(1981)，都很受小同学的喜爱，其中《小羊的黎明》还再版过。爱薇更不忘写少年文学作品，从1979年至1980年之间，她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的《少年》月刊之邀，撰写《姗姗周记》，每期刊出一篇，作品大受少年欢迎。

在《姗姗周记》中，爱薇通过姗姗这女孩子的见闻，表达她对生活问题的看法。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发生在生活中的故事，令读者读来感到亲切，又不流于说教。在《姗姗周记》的一系列篇章里，都含有教育意义，积极的思想意识。现在爱薇把《姗姗周记》汇集成书，以《年轻的心》为书名，副题仍旧沿用《姗姗周记》，这对青少年来说，又多了一本可读的书。

《年轻的心》收入十三篇作品，虽然体裁都属于散文，但是都带着小说的笔调。作者写来轻轻松松，如话家常。书中有年轻人的悲欢离合的际遇，有喜怒哀乐的感情；他们对待事物的爱憎分明，是非有别。《伤逝》写同窗遭遇车祸丧生的悲痛，《唱吧，年轻的心！》写同学们欢聚之情，《驱

歌》写离情别绪，《翩翩彩蝶》和《民主的妈妈》写亲情，《迷惑》申斥琼瑶式电影之非，《走向地狱门》写吸毒者的下场，《自己的路》写感情泛滥之害，《不是强说愁》怒骂抛弃妻儿又要求复合的臭男人，《外块》写为小同学补习功课之苦乐，《历劫考场》肯定考试仍有必要举行，《少女的情怀》和《也是情书》描写年轻人微妙的感情。

从爱薇的少儿文学作品中，你可以发现她把爱心倾注在里头；而在现实生活中的爱薇还有一颗年轻的心。虽然她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可是她坚强地面对现实。在困苦的时候，她毅然操作胶刀，向橡树割取生活费用。现在她投身于教育界，当起幼儿园导师，教娃娃读书认字。在闲暇的时间里，她以读书和写作为乐。就这样地，她每天挑灯夜读，早晚写作，在蚕食书页和呕沥文丝之余，她编织了一匹匹的文学丝绸，灿然有光。她的文艺创作，经常在马新的报章杂志上刊登出来；她的广播剧，在马新的电台播放出来。为了鼓励她村子里的年轻人阅读好书，她自设“爱薇图书室”，让他们借阅她的藏书。跟儿童和年轻伙子接触既久，她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及思想感情，这些都成了她撰写少儿文学作品的题材。爱薇也乐于参与社会工作，老爱到国内外跑动，目的在于打开耳目，探看生活窗外的景物。她在当地当了六年华明小学家教协会的主席之职，当选为南马文艺研究会的执委，今年她还到港台去观光及会见文艺界人士，交换创作心得，乐此不疲。

当然我寄望爱薇不会满足於既得的创作成就，还必须在写作上寻求超越。比如说我希望爱薇在少年文学创作方面，

写出更深入的青少年生活问题。在文笔方面多加磨练，把文句写得更鲜活更简洁，少用烂熟的用语，对人物的刻划更具形象，活现如见其人。我深信，假以时日，爱薇的少年文学作品，必定卓越可观。

年轻的心，唱吧！

(28.9.1982)

(11.3.1983《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序《赶路》



散文是表达形式最自由的一种文学体裁，既可抒情、说理、表意，也可叙事、写景、状物，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说：

“散文里有冷嘲、警句、幽默、热情，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固不待言，还有市井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以往的追忆，想到什么便纵谈什么，而脱之于即兴之笔。”这一段话，大抵说出散文的特点。

散文是最容易上手的文体，但却未必容易写得好，写散文能够让读者击节称赏，那作者已是一位散文老手，早已练出功力了。好的散文，抒情做到含蓄蕴藉，说理逸趣横生，表意有巧思妙想，写景寓动于静，叙事跌宕而来，状物则能聚物造景，要这样地有机地组织起来，非要有文学的素养不可。

散文又最能流露作者的个性，作者的个性反映在作品里头，加上用以表情达意的形式和内容，就形成作者的风格。思想感情为散文的骨干，文学的凝练和流畅，内容的涵义和创意，组成散文的肌理结构，表现意境的高下。

艾斯是出现在七十年代的新秀，散文和小说常见报端，儿童文学也屡见发表。以一个英校生来说，能够提笔属文，已是十分可贵的事了。作为同文之好的我，应该勉励她勤练

文笔，把散文写得更出色。

艾斯的散文特点是文句口语化，行文清新，文中也不乏有撞击的磁力。作者写亲情、友情和稚子情，也写平凡人物的形象，都含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她对儿童的爱心，蕴藏在字里行间，渲泄于言外，此外还有文艺论述也很好读。

写文章以写大时代、大事件者当然很好，但能写好小人物、小事件者也同样有意义。中国的许多千古绝唱的诗词，未必都有什么大道理大事件，文可载道，也可以不载道，但必须有“美”。

从《摊》这一篇散文中，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艾斯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的经过。她的父亲在家道中落后开了个档子，就给酒肉朋友嘲笑是大少爷当小贩；摊子的帆布给楼上的人家多次扔下的烟蒂烧破许多洞洞，他找人家理论时还遭受训诫；开小店要交保护费，又给歹徒吃霸王饭，他的父亲跟他们讲理时，反而给他们砸烂了一个玻璃橱。父亲在生活中受到煎熬，艾斯也体验到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使她对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思想上有所改变。

她的父亲在经营廿多年的生意之后，因为老病才把小店顶让人家，当招牌给拆除时，艾斯发觉到他的父亲的眼角“有两点莹莹的泪光”，这是很感动人的一幕景象。

我所以特别举出《摊》这一篇散文目的在于说明艾斯对生活已有深入的体验，她的作品有一定的有涵义。

我们可以在她的散文篇章里读到一些令人掩卷沉思的句子或段落，像写车水货衣服的妇人送货给老板的写照：

一件五分钱，一百件就……五块钱。

五块钱。可是你车的技术不大合理想，一件扣一分。那，就只剩四块钱。

老板娘，我已经很小心地车了。一些车得不好的，我也曾拆过。这些衣我都检查过的一一没有漏线，没有叠线。你就给我五块钱吧！

（《狼与羊》）

写蝇营狗苟的人，营钻的目的是：

那时候好处可多！我们左手一掀，就有一把名；右手一捞，就有一把利，同时还能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况且到了某一阶段，还拥有随意发言的权力！

（《钻》）

像下面的段落，就饶富哲理：

曾经有人说人生如搭巴士，我们不能奢望朋友们从第一站陪搭至最后的一站。

我说，喝咖啡也是如此——不能奢望朋友能伴我们从第一杯饮至最后一杯。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但愿于人生旅途中的每一个驿，都能自然地逢上些也乐于对饮的同道中人。

（《咖啡·亲情·友情》）

抢眼的往往是开放着的花，被忽略的却是衬托着花的绿叶。难得的是绿叶并不因而对花有了妒意，他们仍旧密密地护着花。

这就是叶的胸怀。（《那日……》）

也有写得情景交织而成的文笔：

小楼虽则会漏雨，但却不能削减我对它的爱意及眷恋。小楼里有我所依依的家人，小楼里有我喜爱的书籍。小楼里更有我伏在案上耕耘的小桌，也有一些拭不掉的足迹……（《雨楼》）

总之在《赶路》这本散文集子中，有艾斯的青春激情，处处流露出坦率、诚意和爱心。她为了生活、为学业和教育工作而赶路，对骄阳的曝晒和路上的颠簸，必须使她对生活的感受越深。而艾斯的散文，也会随着时间的过往，在提炼语言方面下工夫，使散文的语言文句变得更为凝练。她也会在篇章的肌理结构方面组织得更为紧凑，去除松散之处。我相信她在磨练之下，一定形成她自己的散文风格，成为散文老手。

（11.12.1983《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序《绿岗》



1988年8月3日我在“中学生校园刊物编辑研习营”里以《犁出校园文学的春天》为题，讲出了我对校园刊物的期望。我希望各方面都重视校园刊物，不论是内容与编印水平，都应该不断地提高，成为马华文学的阵地的一部分。

在研习营里，我见到来自各地中学生，他们不是校园刊物的编辑人，就是华文学会的成员。他们对编辑工作充满热忱，对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难得的一家亲聚会，也是一个好的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讲座，一定有助于提高校园刊物的编辑水平和写作的素质。

研习营结束之后，我看见各地的同学们如蒲公英一般，散播到各地的校园里去。

自研习营回来後几天，我收到了芙蓉中华中学华文学会出版的第12期会刊：《绿岗》。翻阅了《绿岗》会刊之后，我惊喜于它的水平之高。这样的成绩正如该校华文学会主席洪逸君所说的，是“在这十二年里，本学会所有的委员以及热爱文艺创作的同学都不辞劳苦，合力的灌溉她、照顾她，不断地伴着发芽、成长”而获得的。芙中华文学会十二年的耕耘已有收获，目前已在秋收第十三年的耕耘成果了。

在第十二期的《绿岗》会刊里，刊载了三位马华作家甄

供、碧澄和丁云的序文，此外也选登了该校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比赛的得奖作品以及其他创作，水准自不待言。即将出版的第13期的文稿，都是该校同学们的力作，是再次的重量级出击。

我重视种子的力量，因为它们都有强烈的求生存意愿。而我们社会的各界人士，都应该助长它们，使它站立为防风林。且听听主席的话：“绿岗，园地虽小，生命也幼嫩，但她却肩负着发扬中华文化的重任，只要园丁默默地耕耘和施肥，她必然会苗长在英中岗上。”这是她的嘹亮声音，吐露了他们的心声。

我为第13期《绿岗》的出版而欢呼，谨依嘱为序。

(6.9.1988)

(7.10.1988《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序《杏坛散记》



(一)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日，我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上，拜读了刘德枢老师的散文佳作《念慈母》，内心十分感动。

《念慈母》一文写刘老师本人回中国省亲凭吊父母时的情怀。与家乡睽违四十年后，刘老师站在双亲的坟前，真是百感交集，不禁流下了热泪。在苦难的时代，生离死别原是游子的梦魇啊！这篇散文情真意挚，有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有历史的脚印，更透露出刘老师是性情中人。

文中写到他步上杏坛的宏愿，要以教育为终身职志。

现在刘老师年逾古稀，退下杏坛，春风化雨四十余年，造就彪炳的教育事业，诚如他在文中所说的：“一生来，我在国内、海外的小学、中学、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小学教师、校长，也当过大学讲师，到现在虽然我已退休，但依然从事义务的教育工作。”

(二)

成功的教师是既慈祥而又有威严的，它建立在良好的学

养和品德上。进修使学养丰厚，善行使形象崇高，令人敬仰。

一九五八年，我在麻坡中化中学念初中三，刘老师教我的华文课。他教书时声音宏亮，说话徐缓有致。他有文学的素养，不论讲解或赏析课本，都清楚明白。当他讲到兴起时，神色穿行字里行间，右手就不停地抓着下巴的短须，十分投入。可不是吗？教书不投入，又怎样引人入胜呢！那一年，我在华文方面获益良多。

(三)

韶光易逝，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我的记忆犹新。我好为人师也将近三十年，颇能体会刘老师近三年来他所写的《杏坛散记》这本书的原意。这些散记，是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见闻和心得。书中的每篇文章约在千字以内，或属教育哲学、或属教育心理、或属教学法等等，都有真人实事为例的文章，读来轻松易懂，如话家常，亲切得很。譬如说，他当过校长，于是他写了《校长的“五不”》。他重视技职教育，于是他写了《增进职业教育》。他看到间接学习对学生的思想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于是他写下《潜在课程的重要性》。当他严格推行校政和执行纪律时，有数位问题学生来电召他出外对话，他欣然赴约，事后他写下了《你敢见我们的老大？》，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师者之说，值得晚辈一读再读的好文章。

(1991年11月)

(15.1.1992《南洋商报·书香》)

亲情的呼唤

——戴清寿的《霹雳河呵，母亲的河！》



《霹雳河，母亲的河！》是戴清寿《枫下集》里的一首诗。它给编入华文小学的课本里，供小学生朗诵。

这首诗感情真挚，朗起来低回荡气，如歌如诉，但不哀伤，也没滥情。作者在诗中抒发了他对乡土的爱恋，更有无限的企盼。

1934年，戴清寿出生于霹雳州的士林河。他受霹雳河哺育长大，在河畔度过了他美丽的童年。

戴君高中毕业时，正值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1948—1960）的初期，由于政令的关系，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限制乡下华人住在新村里，以方便殖民地政府剿共。政府的这一项措施给华人的作业和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加上许多对华人不利的条文也付诸施行了，使许多青少年因而不满现状。五、六十年代又是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的时期，这也成了我国的许多华裔青少年离开马来亚投身中国的原因。戴君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到湖南念大学去了。大学毕业後，他因不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又辗转南下，流落于香港。可是马来亚政府并不再接受他回国了，后来他又移居到美国去了。《霹雳河呵，母亲的河！》就是戴君流落香港时写的。

作者一开始就表示他不要外国的海岸和落霞，他怀念的

是霹雳河的景物。

他进一步向大地宣告，他是属于霹雳河的儿女，他的神思早已游荡在霹雳河上了。

他用设问的技巧，探问山花盛开了吗！榴梿飘香了吗？高山是否无恙？他肯定百鸟一定在絮语，经过这一层层殷切的垂询，使诗逐渐加强了感染力。

在第四节里，作者探问那激溅的水花、点点的小舟、茫茫的白芦花，是否依然灿烂，光辉不减当年呢？在这里，作者渴望见到的故乡万物之情，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作者比喻霹雳河是生养万物的母亲，它给国土增添了无限的风采，也给她的儿女们绘出美丽的梦幻，特别是身在国外的儿女如戴君，他梦幻中的母亲的河，更是缤纷多彩的啊！

作者把自己想像为一朵大红花，插在母亲（霹雳河）的胸前，他们就像母子重逢，互相依偎在一起，竟然喜极而泣了！“你将发现一片花瓣上都沾满了血和泪”——这当然不是真的花瓣上沾有泪珠，而是借它来比喻身在外国的作者，因为太思念祖国而流下了泪珠。

(28.7.1993《南洋商报·南马文艺》)

清纯可爱的儿童散文



儿童散文是以具体生动和简练优美的语言，有趣地记叙儿童生活中所熟悉的人、事、物的一种文体。

儿童散文的叙述，不求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它所截取也可能只是事物的片断。换言之，它只以简结的文笔勾勒物体的形象而已，未必有完整的故事情节。

儿童散文的描写，着重于写出事物的特征，而以达到情景相随的意境为佳。

儿童散文的抒情，通常都是以借景抒情或咏物遣怀的手法来进行的。

儿童散文的议论，是对生活的事物有感而发，并在叙事状物的基础上加上评论的。

然而，儿童散文所抒写或评议的，必须是真情实感、有情有理的。它的语言是从儿童口语中提炼出来，又符合儿童心理的特点，达到形象、生动、优美、明朗、有趣。

儿童散文的美感，一部分来自形象、情节、幻想、语言和意境等因素的呈现，另一部分来自儿童的生活情趣。正由于童心和童言，最贴近他们的感受，最牵动他们的感情，因此儿童散文具有吸引儿童阅读的魅力。

儿童散文的趣味，源于夸张、幻想、巧思和描写手法，

并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儿童散文正如其他儿童文学一样，隐含审美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儿童经常阅读它，会从潜移默化中陶冶性情、获得教育、增长知识等益处。

我们不妨从阅读几篇儿童散文的范例中，去增进我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

一提起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就非提冰心不可，她的《寄小读者》是儿童散文的经典之作。

冰心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留学美国，在这三年期间，他受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之邀，在该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里，先后发了二十九篇《寄小读者》的通讯。这二十九篇书信体散文，技艺高超，开拓了现代儿童散文的天地，也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地位。

《寄小读者》以爱为底蕴，冰心把她在异国的见闻和感受披沥出来。在这些通讯中，展现了一幅幅外国的旖旎风光，更有她对祖国、母亲和亲友的思念。她以童心袒露了她的真纯情意，把不可名状的感情，以细腻清新的文笔，写得具体生动，真诚亲切。

冰心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代女作家当中最负盛名的一位。

她的散文创作，清新婉丽，晶莹雅致，树立了她自己的风格。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评论朱自清时说：“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指朱自清——引者）了”可见郁达夫将冰心的文笔置于朱自清之上。因此，冰心的散文创作和成就，

也在新文学史上建立了丰碑。

现在试以冰心的《再寄小读者》之六的一篇通讯（节录），来看她的儿童散文表达手法：

亲爱的小朋友：

四月十二日，我们在微雨中到达意大利东海岸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常有人把它比作中国的苏州。但是苏州基本上是陆地上的城市，不过城里有许多河道和桥梁，威尼斯却是由一百多个小岛组成的，一条较宽的曲折的水道，就算是大街；其余许许多多纵横交织的小水道，就算是小巷。三四百座大大小小的桥，这些小岛上的一簇一簇的楼屋，穿连了起来。这里没有车马，只有往来如织的大小汽艇，代替了公共汽车和小卧车；此外还有黑色的、两端翘起、轻巧可爱的小游船，叫做Gondola，译作“共渡乐”，也还可以谐音会意。

这座小城，是极有趣的！你们想象看：家家户户，面临着水街水巷，一开起门来，就看见荡漾的海水和飞翔的海鸥。门口石阶旁边，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从石阶上跳上公共汽艇，就上街去了。这座城里，当然也有教堂，有宫殿，和其他的公共建筑物，座座都紧靠着水边。夜间一行行一串串的灯火，倒影在颤摇的水光里，真是静美极了！

... ..

你的朋友 冰心

1958年4月12日夜意大利，威尼斯。

冰心在第二段里写水城威尼斯的景物，具体生动，也饶富趣味。第三段借景抒情，襟怀旷达飘逸，文笔优美。

“五四”的第一代作家，刚从文言文挣脱出来，却能写得如此清纯流丽的文字，置之于现代汉语中，也毫不逊色，实在难得。

中国的郭风是散文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儿童散文也很有分量。试读一读他的《花的沐浴》这篇儿童散文：

草地上百里香、铺地锦、野菊和蒲公英。

有一天，天下雨了。小雨点敲打着野外的树木，在繁密的树叶上敲出声音来了，好像我们学校里摇铃一样：叮当！叮当！

于是，一群小野花走出来了，百里香、野菊、铺地锦和蒲公英们，一听见这雨声，都走出来了。她们好像在幼稚园里做唱游一样，排成小队，走出树林，到这草地上，站在雨中……

她们要在那儿沐浴——

小雨点为她们从头淋下，她们口里轻声地唱着歌。有时抖抖身子，让水点落下去。

小雨点为她们从头淋下，她们口里轻声地唱着歌。她们摇摆着身子，用绿色的浴巾洗擦自己的头发和身手……

接着雨停止了。她们的沐浴也停止了。这时，阳光照在草地上，草地上一片光明，那些小野花们显得多麼美丽！她们沐浴过了，全身发出香味。

原本是寻常的一场雨，落在林间草地上，但是作者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它写成童话般的动画，美极了！作者以童心和奇特的联想，把雨打树叶的声音为幼儿园摇铃声，引出了小野花这些娃娃做唱游活动，演出她们沐浴的动作和形态，很有趣味。雨停了，她们的沐浴也停了，那些小野花们发出芬芳的气味，很可爱。

儿童经过指导后，也能写出优美的儿童散文，下面节录了麻坡中华基小小六生林婉文写的《美丽的麻河》：

麻河，平静地流动着。它从遥远的地方，流过山林和原野，流过麻坡市区，最後流入马六甲海峡。

麻河旁，停泊着许多渔船。水波，轻轻地拍着船只，轻轻地摇摆着船只，那么悠闲。

红扑扑的夕阳挂在水平线上，余晖斜照着麻河，悠悠的河水，映出了霞光与云彩。

波浪，一排接一排地向着岸边翻滚而来，冲击着岸边的礁石，啪啦啪啦地响。

... ..

晚风吹拂，麻河桥上的两排灯光，倒映在水里，摇晃着两条长长的亮光。天空中，繁星点点

，皎洁的明月悬挂在天边，伴着麻河度过温柔的夜晚。

麻河之水，慢慢地流着、流着……

林婉文借景抒情，融情入景。在她的这抒情散文里，抒发了她对乡土的爱。

儿童也能见物有感，由记叙而发议论，写得有情有理，别致而饶有儿童的趣味。台湾省台北市永乐小学五年级生张琼云写的《捉“乌贼”》即可为例：

早上，我走在马路上，忽然一辆卡车“呲”的一声，从我面前开过去，接着扑来一阵黑烟，实在臭死了，令人想吐。

有一次，爸爸骑摩托车载我出去。一路上，我看到许多大乌贼、小乌贼，一路放黑屁。

地球只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怎容得污染？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家的力量，共同检举那些没有良心的大乌贼。制止它们不要喷放黑烟，把清洁的环境弄脏了，戕害我们的健康。

张琼云以一百十二个字，申诉了大小车辆喷放黑烟，造成公害的事儿。这些“乌贼”非得检举不可。作者大题小作，但却是有力量又有趣地提出消除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大问题。

儿童散文清纯可爱，是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学样式。马华作家应该为儿童多写些散文，以开拓马华儿童文学的新天地。

；师长们也应该鼓励儿童写散文，让他们写出自己的声音，
写出有个性的作品来。

(2.10.1993)

(29.12.1993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中国现代儿童散文小识

中国现代儿童散文，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七十多年来，在作家们的努力之下，它已有一定的成就。

儿童散文一般分为记叙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三大类，其中以记叙和抒情散文的发展居于主流地位，而议论散文则偏于次位。本文所略述的是以记叙和抒情散文为主要的对象。

儿童散文要求写得清纯优美，深入浅出和生动活泼，同时须富有思想性、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它对儿童有陶冶性情、启迪思维和向上向善的功能。

在中国现代儿童散文的发轫期间，冰心、丰子恺和许地山等人奠下基业，而以冰心的成就最大。

冰心于1923—26年间赴美留学，把在异地的见闻，写成29篇书信体的散文《寄小读者》，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拓展领域，影响深远。作者在《寄小读者》的通讯中，以童心童眼，想望生活的事物；以清纯倩丽的文笔、细腻的描写，温柔的感情，营造了散文的诗境。她在散之中具体地呈现了母爱、童真和自然美，贯穿着爱国情愫，却又不乏诗趣，理趣和童趣，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散文的经典之作。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又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她的散文也以清新婉丽，温柔细腻及真诚亲切见称，自成一体，在文学创作的成就上极有分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第一个繁盛期，涌现了许多儿童散文作家，其中重要的作家有郭风、任大霖、李昆纯及张歧等人，而以郭风的儿童散文创作最受人瞩目。

郭风的儿童散文，最富乡土气息和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他的文笔清新活泼，飘逸洒脱，所创写的童话散文，独树一帜，受人赞赏。他先后出版的儿童散文集有《蒲公英和虹》、《搭船的鸟》、《会飞的种子》、《山溪和海鸟》以及《英雄与花朵》等。

“文革”（1966—1976）后，一度凋零的儿童文学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大批的儿童散文作家又出现了。进入新时期阶段的儿童散文作家们，他们的创作成绩越过“文革”前的17年成绩的总和，水平也相应地提高了。

这个时期的重要散文作家有戴永夏、竹林、黄祝坚、力群、韩才华、浩然、峻青、那家伦、胡忆肖、丁建元、马犁、宁武、陈丹燕及赵敏等人。

现在以戴永夏的《植树》为例，以窥视中国现代儿童散文的一般情况：

翻过一道秃岭，踏上一座荒山。我们的歌声，
惊醒了荒山酣眠千年的睡眼。

啊，荒山，你何时剃光了秀发？何时剥尽了衣衫？又为何变得如此憔悴不堪？

今天，我们携来了浓郁的春色，要好好地将你修理打扮。

搬开顽劣的石头后，我们把心中的绿意种上，让绿浪滚滚，绿树成荫的秀姿，不再是你向往已久的梦幻；

刨开板结的荒土，我们把五彩云霞种上，让万紫千红的春天，把你青春的生命点燃……

当然，我们也要把美好的希望种上，让我们都有一个果实累累的金秋，都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的语言清新活泼，写出的种树意义。

作者以“我们携来了浓郁的春色，要好好地将你修理打扮”为中心点，展开了植树的过程和对它的期待。

从绿意到彩霞，以迄于期待；从“秀姿”到“把你青春的生命点燃”，以至于“果实累累的金秋”，层层递进，生机盎然，收获可期。

总之，中国的现代儿童散文至今已开枝散叶，硕果累累了。

(9.11.1993《星洲日报·星云》)

我们是同心圆



一九八〇年伊始，我阅读了报上刊载的一九七九年文艺界汇报，令人感到欣慰。一九七九年文艺界的活动相当积极，书籍和刊物的出版，也有几十本、十数种，作家和团体，以自力更生和发愤图强的精神，向历史交卷。这三四年来文艺界的特色是社团设立文艺基金，赞助出版好书；文艺或非文艺团体也颁发文学奖金，激励写作人从事创作，这些都给马华文坛带来了生气。

六十年来的马华文学生于忧患，长于自力更生，体现了“文穷而后工”的话。“穷”绝不是狭义的指经济上的贫穷而言，而是广义地指时代的忧患和人生境遇的坎坷作为界说。正因为作者在时代风云与人生逆旅上的感受特别深刻，感情升华了，通过艺术的魅力，写下不朽的作品。“时穷节乃见”，“穷”还昭揭作者的情操。

文学的兴衰有如海潮的涨落，自有它的自然规律。文风的吹向，与时代的思潮和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文学气压有关。随着时势的推移，人为的动力，形成每个时期的文学特色和气象。中国文坛的“建安时代”和“三十年代”是其中两个文学繁盛期。前者肇始于当道得令的曹家父子及七子提倡文学之举；后者得益于西方新思潮的引进，及当时作家们和文

学团体的推动。马华文学的丰收季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是因为中国作家南来，在主持大报笔政之余积极创作和扶掖新秀，加上几家大书局和出版社的支持有以致之。

一路来，报章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可谓厥功甚伟，除了创设文艺副刊之外，像在五十年代，《南洋商报》还出版了为数约五十本的文艺书，出版社也功不可没，远的不谈，近的如1975、76年间吉隆坡的人和出版社也印行了十本文艺书。这也就是说，马华文学要蓬勃起来，报界和出版界的支持是不能缺少的。

马华文学在七十年代上期是沉寂的，但在下半期则开始好转。迈入八十年代，它又将是怎样的呢？马华文坛的潜能仍是良好的。各大报章仍然重视文艺，团体中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文学奖及推动文艺活动，大马作协拥有约三百位作家会员，有一股凝聚力，南马文艺研究会及北马的天狼星诗社都非常活跃。非文学团体像大马福联会设立文学出版基金，各地的出版社仍然陆续出版文艺书，此外好多社会贤达也关心马华文艺，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事。因此，只要整个华人社会仍然重视马华文学，马华文学是可以在自力更生之下发愤图强的。

至于马华文学的隐忧，则是在客观环境中，华文水准低落，及学校对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方面还不理想，这是有待于克服的难题。

我们知道，电台的广播电波，是无数同心圆不断的向外扩散，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波段才能因感应而收到播音。在马华文坛上，所有作家都是同心圆，彼此的支持和默契就是精

神感应，心诚则灵，不诚无物，精神感应以立诚为本。

再由此说开去，凡是马华文艺活动，不管是出自哪一个团体、任何一个人，只要动机纯正，我们就应该支持它，完成大我。如果任何人有意打击任何动机纯正的文艺活动，他就是昧着良知。对一个团体来说，得道多助，人心归向；相反的它必然式微，众叛亲离，这好比是潮涨潮落，有其自然的规律一样。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以评文喻评事，也是恰当的。

新春伊始，竭诚抒发笔愿，希望来年的文艺界大长足的进步，马华文学在年届六十春秋时，迈入八十年代后，出现另一个丰收季，像中国的“建安时代”和“三十年代”一样。

我们是马华文学的同心圆。

(8.1.1980)

(21.2.1980《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新春漫话特辑》)

春风吹又生

读忠扬先生的《危机引起的……》一文，不免有一些感触。姑且就有所感触的写出来，作为新春试笔的题材。

忠扬先生的这篇文章，原载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文艺春秋》副刊。他在文章中说，在东南亚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已在式微中，华文文学水准也在低落中，因此，他认为如果华人社会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那么华文文学势将在下一个世纪内消失。忠扬先生甚至认为：“当这个危机困扰着新马华族社会和文坛的时候，必然要产生一种缓冲。这种缓冲，貌似在于遏制或挽救华族文学的危机，实际上却有如加以强心剂去暂时激奋病人膏肓的生命垂危者，使之以回光返照的焕发，安慰侍候于病床之前的愁眉不展的亲属。”忠扬先生的话虽然未必正确，但却发人深省。笔者把他的这番话加以引述，目的在于探讨问题，不是妄自菲薄。

诚然，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本邦华文程度已经低落，华文也像后娘所生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对待，即使近在咫尺的新加坡，华文地位也在低落中——凡此种种，在在说明华文文学处境的维艰。

反看我国的报刊杂志，软性的文字确实太多了，有思想



性有深度或较为严肃的文章少见，而且读者不多，这也是说明阅读已沦为消遣的行为。报章上刊载港台的武侠和流行小说，从半版增至一版，再向二版扩展，以报导港台歌星和影星起居注为主的娱乐版，每天都有一版或两版。新近录像带异军突起，录影版也应运而生，甚至以彩色印刷，真是“花团簇锦”，叫人沉迷其中而麻木于现实。在公共媒介的免费宣传之下，歌影视明星的身价扶摇直上，并受礼聘到本地夜总会登台亮相，或举行演唱会，极受拥趸，银子也给捞到钵满盘满的。这使人感到迷惑，报章应该引导读者，还是被读者所引导？

另一方面，反应于社会中，参与高尚文化活动的人并不热烈，但参与低层文化活动的人却很踊跃，这只要看社会团体所举办的文化活动，即可见其一斑。其症结在于华人社会的价值观念，趋向於庸俗的实用主义，赚钱成为生活的目的。

尽管如此，马华文学在几个文艺团体及非文艺团体的推动下，的确给马华文坛带来生机，带来生气，不过枝节的问题还是有的，团结是一大问题，个人主义是妨碍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学创作是以文字造桥，目的在于渡人渡己，把人生引导到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彼岸。写作人之间，有必要以文字因缘，际会同人，达到融洽的地步，给社会群众留下好印象，进而获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解除马华文学所受到的困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文是不是优秀的语文？它的生命力是否薄弱而又无价值的？除东南亚国家之外，有没有以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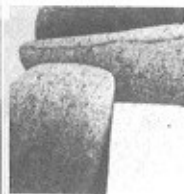
文为主流的国家盘据地隅？时局的大气候会不会有变化？我们可以从上面的问题中找到肯定的正面答案，而使我们宽怀起来。准此而言，忠扬在《危机所引起的……》一文中所提到华文文学正走向灭亡，并不正确。我认为目前华文文学水准的低落现象，是发展史上的间歇消减现象，并非逐渐滑落。这正如盛衰的更替，时序的周复现象一样，是一时，并非永久的。

我们相信事在人为，成事也在于人。我们也相信只要人心不死，马华文学的业绩不但可延续，而且可以再发展下去。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华族虽然沙散，但是每当受到外患凌辱时，或是濒临危险关头，却能够团结一致，敌忾同仇，进而转危为安。华族又最会适应环境，可以随遇而安，精神上有原先民族文化的认同而灵犀相通，隐藏着一股力量。这些都是造成华族衰而复盛，败而复兴的原因。——白居易的诗句“春风吹又生”，该是一句写照。文学的盛衰，也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9.1.1981)

(24.2.1981《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新春漫话特辑》)

散文的另一种丰采



中国的散文源远流长，传统的清流汇入各个时代的文学潮汐而蔚为大江的荡漾碧波。

古代的散文，有的虽然出自民间，但是都要经过官府的淘洗和雅化之后，才能传播开来。因此，古典的散文，重载道而轻个性，主人文而略艺事，连生活中的口语都给文言化了，显得典雅、敦厚。不过中国古典散文的丰富内涵与优秀传统，足为现代散文所师法与借鉴，可在承启之间光大其业绩。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作家改以生活化的语言来写散文，这促使散文深入民间，更助长了它的生命力。早期的语体散文，章法与语言都比较简单和平实，有时还带着青涩的味道。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文环境的变化，语文已经变得更为纯净；传统散文又结合了西文现代文学的成分而形成了现代散文。

现代散文，是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为出发点来处理主题和题材的。现代散文的运笔多样化，作家也采撷了象征、想象、意象、暗示及比喻等手法，作为运用语言的技巧。文中也容纳时间与空间、幻想与现实的错综交织法来表达内涵。在作者

的内外观照之下，抒真挚之情，说实在的理，映现诗的意象。因此，现代写散文的人，最好了解诗的创作方法，或者懂得写诗。

不论是散文作家用诗笔写成的散文，或是诗人用诗笔写的散文，都是诗化的美文。凡艺术品都讲究美，散文也是。散文中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美、有纤巧之美等风格，在艺术的殿堂内，它们各占有一席之地，都必须受到尊重。像宋代散文家欧阳修和苏东坡用诗笔写的散文，和现代诗人余光中和杨牧以诗笔写的散文，都在文中敷设很美的意象，因此他们的散文都好看耐读。还有诗人席慕蓉的散文，也嵌入诗的清明莹光，透亮了文体，可赏可诵。

在人的生活中，拥有童心和智慧的人，过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的生活。用童心和智慧来创作的散文，也是创作上的一种境界。散文的创作需要付出真挚的感情，也需要有合情合理的说服力，那就是在童心和智慧的内在观照之下进行的创作活动。因此，童心、智慧和诗素，可以创造散文的另一种丰采。

中国诗人、散文家郭风写的散文《鲜花的早晨》（节录于下），带有童话的色彩，隐含着作者的童心、慧心和诗心，具体呈现了诗化的散文之美。

这是多么明丽的溪流。在它两岸的草地上和山坡的树林里，在这夏天的早晨，有一群又一群的小野花们走出来了；

.....

他们一起摇着蓝色的花束，黄色和紫色的花束，一起跳着土风舞到溪边来了；

这时，牵牛花和山百合花的小孩子，把所有带来的小喇叭都吹起来了，所有石蒜花的小孩子们，把一盏一盏的黄灯和红灯都点亮起来了；

这时，所有来到溪边的小野花的孩子们都唱起歌来了，都一起跳起舞来了！啊，这是多么快乐的夏天的早晨。这是充满着花的声音和色彩的早晨。这是照耀着金色的太阳光的早晨。这是多么明亮的早晨。

文中的鲜花们吹起了小喇叭，摇动了花束，点亮了灯盏，在晨光下高歌舞蹈，展现生命的活力，溢出诗情画意。

散文的题材，上焉取自国家大事、民族大义，下焉取自大地风物、身边琐事，都可营造撼力。题材的大小，都反映了时下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时代的风貌，也都同样具有意义。

席慕蓉是近期出现的散文作家。她能诗文，也善于绘画，在散文的创作方面，更能融铸美学的形象。

晾在竹竿上的小孩子们的衣服，在她的笔下是：“孩子们这样幼小，这样可爱，这样单纯地依赖着我们，竹竿上晒着的他们的小衣服，和父母亲的衣服挂在一起，好像衣服也有着一种特殊的语言。”通过这个小景物，却能写出生活中的情趣和意趣。

席慕蓉觉得世事的演变虽然难以预料，但是人必须在生活中撷取善果，自求多福。她写的虽是人

与人之间因缘际会的事物，有着美丽的哀愁，冲淡而有余味。在她纯真又细腻的生活感受中，悄悄地泄漏了禅思和哲理：

满天都是闪烁的星星！

满天都是晶晶亮亮的星星！

我从来也没有看过这样多，这样密，这样亮的星群。就在这高尚的澄净的东部天空上，晶莹闪烁，几亿几兆的星星正成群地以各种形状各种光度聚合在一起，像沙、像河流、像浮雕又像漩涡，从高高的夜空上俯视着我。

在那一刹那间，我疯狂地爱上了那满天的星光。

以前，只肯在有月亮的晚上出去散步，好像只有那如水的月色才是我唯一珍爱的时刻，从来不知道星光满天也会是这样美丽和迷人的。

生命里有着多少无法预料的时刻啊！

终于明白了，我其实不必一定要苦苦追寻那一扇已经错过了的，只存在在过往记忆里的门，往前走，还有多少扇门在等待着我去一一开启，生命里还应该有多少不同的惊喜和盼望。

（节选自《半绕的园林》）

这是席慕蓉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开夜车到南横公路上时，却找不到旅社。当车停山上，他仰头见到满天的繁星，而后写下了他的感觉和感悟。

在节录的那一段文字里以及其他的篇章中，席慕蓉一再应用一些相同的词句，竟不会造成重复的

冗词赘句。文怕重复词句，但诗就不怕；只有诗化的散文不怕词句重复。诗中的一再出现某些词句，不叫重复，而是称为反复。其实在诗中采用反复回增法，能够制造悠扬的节奏，引人兴味。像李商隐在《夜雨寄北》的七言绝句诗中，反复应用了“巴山夜雨”两次，竟成了绝妙好辞，使整首诗作卓然而立。揆诸席慕蓉在文中反复地应用同一句话成一个词儿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涵义，而语气也逐次递增至饱和点，激动人心。

描写之难，难在鲜活生动。作者所描写的景物，既要写出别人所未写的，又要写得生动感人，实在要大费周章的。不过散文家或诗人也有解决描写之难的办法。譬如说要描写一个人的歌声悦耳动听是“你的歌声，甜在我的心里。”这是利用人的通感，把听觉上的悦耳歌声，转换为味觉上的甜美滋味来解决描写之难。白居易为描写歌女弹琵琶的乐音是如何之美，就大用比喻，以达到描写的目的。其中有一句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用珠落玉盘来比喻琵琶的音响，一准是圆润的好音。实际上，听过珠落玉盘的人大概也不多，不过凭想象去体会，像珠子那样珍贵和美丽的东西，落到玉盘上所发出的声音，一定非常好听，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儿。这些顾而言他，以此喻彼的好办法，就是启发读者的旧经验和想象力，让他们自行补充，达到意在言外的妙着。

在喻之不足，想象仍有余地时，可以再用烘托来完成描写的极至。

白居易为了描写琵琶美音之极至，在以此喻彼和启发想象之后，再以烘托句补上一笔，才竟全功。“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就是用烘托的写法。东西船家耳闻琵琶声时，都屏息聆听，陶醉其中而无一言，这就描写出“此曲只合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效果了。

我们也不妨看看当代的诗人兼散文家如何以文字来状难写之情。

黄国彬教授即将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时，写了一篇散文《中大六年》，渲泄了他的怅惘之情。他对一九七四这个离别中大年头的心绪，就是用比喻和发挥想象来写的：

美丽的一九七四就像一管失落的笛子在山间悠悠地吹，笛声在空中飘荡，有点苍凉，却再也找不到。

余光中教授对年轻时离开中国故乡时的描写又何独不然？他写少小离乡时，记忆中的情况是这样的：

二十年前来这个岛上的，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眉上睫上发上，犹飘扬大陆带来的烽火从沈阳一直燎到衡阳，他的心跳和脉搏，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人海浪淘历史的江声。

余光中教授于1974-1985年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教授住在沙田中大宿舍时，朝夕悠游于山中，他融情人景，物我两忘。

写山居不难，难在如何把山居的情形描写得鲜活。生动又有境界。以下摘录了他的散文《沙田山居》的其中一段文字为例：

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噪的鸟雀泄漏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手才歇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的山拗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是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都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

余教授首先以珠连句总起山居的景观。在上下山的峰回路转中，他听虫鸟和松风的天籁，与青山

相看两不厌，于景行行止时，又给在半山腰等候他的家迎接回去。余教授身与心俱有归属，已然成为山人了。在描写上，它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圆融境界。

他还把与佛有关的物体和人物绾连在一起，如佛像、高僧、罗汉等暗示山林为人间净土，然后让天籁来泄漏他愉悦的“禅机”。他更巧以一尊佛像作为山顶、住家与山谷的高度标志，除了有明其所在的功用之外，也兼有物趣之妙。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答了。”

在这两个句子中，余教授一连用了两次折笔，制造反顿和转折的语气，使语意跌宕而下，落地有声。“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答了。”这一句是采用排比和反递以及拟人的修辞法来写，以便映现物象的层次，使意象交替出现，造就散文所呈现的内在效果。

余教授为散文抽丝织锦，纹理绵密而纤巧。他的每篇散文在大结构中，各大段落也常常自成小结构；抽一段来读，亦见章法严谨，好看得很。在余教授后期的散文里，文句简约，已看不到早期散文中的长句，这也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蜕变的现象。

现代散文也在承启的过程中，不断地推陈出新。台湾的诗人苏绍连，写出一系列的惊心散文诗，以新手法表现作品的内涵。以下例举一篇来欣赏：

母亲只买回了七尺布，我悔恨得很，为什么不敢自己去买。我说：“妈，七尺是不够的，要八尺才够做。”母亲说：“以前做七尺都够，难道你长高了吗？”我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母亲自觉地矮了下去。

母亲仍按照旧尺码在布上画了一个我，然后用剪刀慢慢地剪，我慢慢地哭。啊！把我剪破，把我剪开，再用针线缝我，补我，……使我成人。

这篇散文诗题为《七尺布》。它的第一段以散文的形式出现，第二段则具有诗的素质。

作者用超现实的手法，把“我”代人为布。母亲把“我”剪破、剪开，而后缝补成“人”（衣）。作者借此暗示母亲含辛茹苦，才把子女抚育成人，而其间的过程是痛苦的。

在这篇散文诗中，从“我”转换为“布”的时候，两者的关系也转为对立；当母亲“剪”我的时候，两者的关系则趋向紧张，待至缝织成“人”后，又归趋统一了。这种悖背常情、超乎现实的描述，却无理而妙、反常合道，最终以成人成材的喜悦作结。它暗示我们要了解事物的内在真实，宜从现象中去认识本质。

散文，它最不具有固定的文学形式，最能发挥自由创作的文学特性，也最容易表现个人的色彩和风格。尤其是抒情散文。更适合青少年来写的一种文体。只要青少年所抒发的是高尚的感情，是情溢于事的，没有滥情的现象，都是抒情文的佳作。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青少年能够以新角度、好感应和

真感情来写，造就天分多于功力的好作品，因而有“雏凤清于老凤声”的现象。

不过散文的创作，用的虽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取材也可大小由之，形式又可自由采用，可就必须写得严谨集中，并在内容与形式上取得和谐统一，才算成功。

长久以来，散文在文学的长河中滴水，各个时代的文风都会吹起波澜，而后蔚为巨流而过；今后的散文进程也是如此。

注：

2 - 4.6.1995 董总《中学生》月刊联合南洋商报及居銮中华中学举办“中学生文艺营”。来自全国各地的82位中学生参加了这个设在居銮中华中学的文艺营。本文是作者于6月3日在该文艺营主讲的文艺课题讲稿。

(12.9.1995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文艺千五期，春秋十余年



《文艺春秋》副刊创刊于1975年10月杪，至1986年4月已经出版第1500期。十年树木的《文春》，累累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桠。

从1975年到1986年期间，马华文坛并不枯寂，文艺水平也不减退；普及文艺的活动最具特色。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在这期间成立之后，便和其他文学团体并肩推动文运。于是文艺讲习班，文艺讲座及文艺营等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同时获得极好的反应。社团像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大规模的“马华文学史展”，并由多州属会承办，巡回各地展出。它们把马华文学介绍给社会人士认识，也获得良好的回响。福联会设立的“文艺与学术出版基金奖”，资助出版马华文艺著作已接近百部，劳绩可鉴。

这时期的作家们，绝大多数为土生土长的一群。他们以爱国主义作为笔端的取向，要求汇入国家文学的主流，他们也以民族的自尊寻求文艺交流。这时期的文艺交流并不限于华巫文学，更归趋世界华文文学的海洋。实际上，华文文学世界也在变化中，中国文学在文革后正跨着较为宽容的步伐，台湾文学在乡土论战之后，作家们也不忘外望现实生活。看来一股暖流正在融会于冰封的海峡，文学已经超越国界。

向更广大的天地推移。在这时局变化迅速的十年内,《文艺春秋》副刊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局的状况,也记录马华文学的发展轨迹。而其主编甄供更是坐言起行,参与马华文学史展的重要工作,出席第二届新加坡国际文艺营和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此外,他也经常到学府主持文艺讲座等活动。至于他的作品也跟着在蜕变,出现新的面貌。

十多年来的《文春》副刊,除了一九七六年的“是诗?非诗?”论争文字引起强烈的回响外,其他另两次的论争笔墨影响力较少。值得一提的是,《文春》除了侧重于刊载马华文学作品外,也斟量刊登中国、港、台、新等国华文文学作品,意义很好。新春漫话特辑,是它一年一度让作家话文艺桑麻的组稿,都值得再读。其他方面的特辑或特稿,包括《欧·亨利诞生——一九周年纪念特辑》、《儿童文学特辑》、《第一、二届新加坡国际文艺营特辑》、《作家与作品研究》专栏、伍良之的港台之行记游作品、爱薇的作家访谈录,忠扬的文艺评论系列以及报导华巫文学交流的专文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回顾马华文学史的话,报章的文艺副刊是保帅的车骑,对拓展马华文学疆场,早已立下汗马功劳。过去著名的马华文艺副刊和编者都有密切的关系。像郁达夫之于《晨星》、杏影之于《文风》、姚紫之于《世纪路》、曾铁忱之于《绿洲》的编务等,都为人所喜闻乐道。此外方修、刘思、陈振夏等所主编的文艺副刊,也有口碑相传。我们的文坛前辈都厥尽心力编好副刊,做到丰富马华文学的业绩,栽培文艺接班人的地步。他们以思想劳动的成果,都为他们的

晚辈所传颂。许多马华报章的文艺副刊编者，大多受到前辈影响，也跟着他们的步伐迈进，而甄供即是其中的一位。

际此《文艺春秋》副刊出版第1500期之时，除祝其垂十余年用心力与劳力换取的成果外，更寄望各家在这超越地域的文学园地里笔耕不辍，创造风华丰茂的马华文艺春秋！

11.4.1986《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1500期回顾与展望特辑》

附录



辛勤培育桃李花

——大马园丁梁志庆赞歌

潘亚暎

在中华文化广被的地区，人们常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做真理名言，表示千材万材之中，唯独人才最为可贵，最难培育造就。人们用“作育英才”的话来颂扬教育工作者，还把从事少年教育工作的教师美喻做人才苗圃里的园丁，当教师的也往往引古圣人之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来表示自豪。然而英才才是凡才经过精心培育提高的结果，而非天生奇才再拿来“包装”一下就可以指称为天才的。所谓园丁也者，只有思想崇高、事业心强、不计待遇（薪酬荣誉等），真正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胜任愉快而且坚持一辈子。就中国教育史而言，孔夫子是中学至研究院级的教师和导师，他教学收费很低，穷得他半道绝粮，狼狈得像一条丧家狗。“万世师表”的褒美他生前并没料到，是隔了好多代的子孙才“袭领”到的，其物质实惠几乎等於零，只能些微感召书生的意识宣传效应，难怪连韩愈那样国立社科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都不免满腹牢骚，穷酸至死，徒让后世书呆子去嘘唏同情。从园丁到权威园艺师，其命运“从古如斯，为之奈何？”积重难移！

中国目前有股“下海”的风气，各级教师中，都有人穷则思变，棍打现实，誓把“商工农士”的新格局推翻，而偷梁换柱地重建“士农工商”的传统模式，“士”钻进了“商”的肚子里，



大收金钱实惠。教授坚持做园丁或园艺师，收入不如小贩。小贩属于“商”的阶层，入息自然非园丁可比。机灵而不变本业的教授一旦弃学从商，收入将大大改观，由困窘寡欢一变而成富裕可观——这种营生的程序被人戏称“下海”，不惜老命，去博一场之谓也。从教育事业和社会前途来看，这真是一场离心离德的悲剧。然而存在决定意识，挣钱如“海底捞针”的年代有哪个教师梦想“海面漉金”呢？没有这样的笨人。话说到尽头，荣誉也要物质撑，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中国教育界的一时歪风要留待将来的教育史家去研讨。我作为中国人而又死守在中国做教授，不忍下海也不认同别人下海。我敬重一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各级“园丁”，又自认不屑下海也值得别人敬重。这不是自卖自夸，而是抹不掉的自豪！我以此看世界华人社会里的“园丁”，敬佩这些坚贞的人物，在中国“海内外”这批璀璨群星中，我最想向读者推介一位谦虚踏实，不求荣誉，而在家长和少年儿童中广受爱戴的大马园丁梁志庆先生（在中国则称梁志庆老师）。

梁志庆是少儿教育家，大马杰出的华文教师，同时还是自奋成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受人爱戴，主要原因不是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之类的出版物风行，而是他长期默默耕耘培养少年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方面均衡发展的光荣事业。伟大的事业总是要有大量平凡的日常工作。梁志庆好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日夜不懈地为作育少年，替社会贡献精英，也输送有公益心的普通劳动后备人才。他做的工作不胜枚举，但有例为证。

一、梁志庆受过“日间师训学院”的专业培训，毕业后便长期执教至今，看他坚守岗位如磐石，显然以终身“园丁”为职志

、壮怀可风，成就是不偶然的。

二、大概出于热爱“人才苗圃”的高尚工作吧，梁志庆接触天真活泼的孩子既多，便自然而然产生了表现孩子的创作冲动。这使他在业余搞起了文学创作，到1983年既已形成了写儿童诗的创作倾向。1972—1974他担任过《儿童报》编辑，他和儿童的接触更全面更密切了。我认为不能把梁志庆的文学活动看做业余的即附带的工作，我把他所有与儿童有关的文学（包括各式短论、儿童文学散论、各种儿童读物，儿童作文指导、儿童诗的创作等等）都看做梁志庆“园丁”教材的组成部分，并非跟他的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这些环节远隔千里毫不关涉的。梁志庆创造了一整套少年儿童教育的全方位“育才模式”，对任何国家都有参考价值。当然；这套“儿童教学法”创立于马华社会里的华文教学现实环境中，自不免打着中华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所以谦虚点说，它值得在一切海外华文社会推广，对中国也有借鉴的意义。

三、梁志庆不但精于创作“儿童诗”（成人写给儿童读的诗），而且研究儿童诗的性质，总结成有指导性的理论短文。这是他个人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正确态度，循此前进，他还要运用自己的创作心得与经验，去指导儿童写诗，写表现儿童内世界的诗。梁志庆的“儿童诗散论”这本短论集题名为《童诗的摇篮》，所收散论，篇篇有真知灼见，原因是他的学问大都来自实践，经得起专家学者的审查。即如《童诗童玩——如何教导儿童写诗》一文，就不是普通语文教师（未下过童诗功夫的人）所能写得这么切实中肯的。其它文例太多，我就不多议了。

梁志庆诗文很多，我再提一提他的散文集《听石》，那是结实实学识丰富情采熠熠的短文集；其中小品文也往往带有评论

性，我承上文举《助长马华儿童文学》短文为例，奉劝读者自行分析议论。君不见，全身心投入于“育才苗圃”的梁志庆，对专业“念兹在兹”，唯恐余力未尽。至于书中的游记，那也是文传江海之胜，志存君子之心，梁志庆是一位难得的忠厚诚恳的“园丁”，我祝他百尺竿头，日更有进，他的事迹，值得编个剧本，叫《园丁之歌》！大马华教昌盛文风浩荡，像梁志庆先生这样的园丁数以千计，笔者仅以此文遥祝年红、马苓、马汉这样的教师作家教、创、研三丰收，并致以崇高的文学敬礼！

梁志庆，1942年生于大马麻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后，即任教师。业余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历任南马文艺研究会秘书，擅长诗、散文和文论，颇具影响力。著有散文集《向阳的生命》、《黄花乡镇》、《夹起一片故乡情》、儿童文学散论《给马华儿童文学扎根》、《童诗的摇篮》、童诗集《彩虹桥》、《海的小儿女》，编著儿童读物《希望在明天》等十多种。他的诗、文多次获奖，并被多种选本收录。有量有质有影响，足见勤奋有加，多才多艺，堪称杏坛英杰，值得学习，值得表扬。笔者也是一名教师，虽是喜欢东拉西扯，但不管是谁，只要事业有成有所贡献者，我都愿意拜他为师，认真学习，以求学到老学到死，而不惧闲言碎语，并以此引为自豪！

1994年8月28日写于香港寓所

黄花乡镇的气息

沈洪全

我是麻坡人，我对《黄花乡镇》有偏爱，因为它是麻坡人的文艺作品，写作背景也是麻坡这块乡土。谁不爱自己的乡土？

《黄花乡镇》作者梁志庆，麻坡人，教员，提倡儿童文学，常发表儿童诗，创作以儿童诗和散文为主，也发表文艺评介文章。《黄花乡镇》是本散文集，内文分二辑，一辑散文，一辑评介，本书也获得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资助出版基金，并于1983年出版。

童年生活影响作家的成长，影响作品的气质和方向，尤其住在小城的写作人，处在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承受自然与“人为”的经验，接受自然也向往虚荣。他们接受自然的成长、变化，和沉思人事关系的回馈，人生的命运观念也在自然界中觅得答案，了解根的生存意义，咀嚼苦瓜藤的生活，也尝了土地的甜汁，挥洒垦荒者的血汗，甚至在林间人家里觅得生活的乐趣。这一切，那过去的回忆，那过去的经验，再也不回来，城市生活已逼近了我们，甚至笼罩了我们，那农业时代的生活面貌已成了记载，甚至那幼稚的思想也是可亲可感的美丽回忆了。

第一辑的文字内容包涵了抒情和杂感，第二辑为文学因



缘，内容涉及评介和报告，使我们知道南马文坛的一些事项，他们在南马文坛做了一些事，为区域文艺贡献一分热，在这辑文章中，梁志庆还倡议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可取的意见。在这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志庆的创作方向和文艺的活动范围，也可以明了一部分南马作家的文艺思想和展望，这些都是我们文坛的好史料。

《黄花乡镇》是一本充满区域色彩的文集，它使我思索一个论题，马华文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可以在区域上拓展文艺创作和风气，先组合一股区域文学的联合力量，只要开阔胸怀，展开视野，千川必来竞注，集合大家的财力和能力，不局限一个类型，马华文学必可在区域上先行蓬勃展开，有心人必能做到，像我们的宗教文学，它可以开拓未来的展望，而我们的区域文学也可光大，配合起各地各种活动，《黄花乡镇》是第一个里程碑。

(26.1.1991《星洲日报·星云副刊·我现在看的书》专栏)

黄花乡镇丝丝雨

唐林

《黄花乡镇》是梁志庆获得大马福联及雪福建设馆的“文学出版基金”1983年度散文组优秀奖作品，于1984年7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梁志庆是马华文坛60年代中崛起的作家，从69年起即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秘书，20多年来都坚守岗位，为马华文学活动及创作而努力不息。

黄花乡镇是距离麻坡30公里的一个小镇“猛骨浪”。梁志庆记的是1964年的回忆；既有地方的历史，也有个人的感情。所以，他在最后一段说：“什么时候，我又再走进黄花乡镇，在大街上沐着黄花雨，寻扑鼻的幽香，一如我现在走在麻河畔的黄花雨里，踏着一地鹅黄的落花。”

正如很多作家一样，梁志庆照样怀念那些逐渐远去的青春岁月。在《黄花乡镇》里一共分成两个辑，第一辑《黄花乡镇》，收入十八篇散文，全部是抒情叙事的；第二辑《文学因缘》，收集的十三篇散文，则都是参加文学的讲座的演讲录，以及一些作者对文学艺术的看法论析。两者合起来看并不会矛盾：一是创作，一是展望。

梁志庆的散文简朴清新，自然顺畅；平凡中有一股不平凡的感人意境。像《第一课》的开始：“我小时候住的村子，是一幅淡淡的炭笔画。背景是一片椰林，奔流一过一道混浊的小河，椰林里点缀着三几户人家。”从这样平凡开始，



读下去越吸引人，到描写他父亲教他读书时更妙，最后笔端一转，表哥和邻人的出现，终于使恨书的他变成书痴，是不是大不简单？

文学创作最珍贵的就是诚。任何文学创作失却了真，不管词藻怎样堆砌，就再也不会感动人。正如假的纸花或塑胶花一样，仅能远看乱真一会儿而已。梁志庆的散文发挥的就是真和诚，淡淡的几笔，有些像速写，有些似细描功笔；简单的时候简单，精致的时候精致，每一篇的场景形象，都显出作者创作的认真态度。

梁志庆说：“好先生是好人，好好先生是滥好人，因此好先生与好好先生之间，还差了一码子。”又说：“人之交往，只有彼此不戴面具时，才能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在《黄花乡镇》中有很多这样的花雨，爱书的人何妨从中拾缀。

(13.12.1992《星洲日报·星云副刊·我现在看的书》专栏)

留住青春的梁志庆

唐林

(一)

蜗牛在树荫下驮来故事
小羊说咩咩的童话
虫鸟互相唱和.....



以上这些充满淳朴乡野生活风味的诗句，就是多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创作、为马华文学耕耘不辍的梁志庆写的。

“一个人最难得的就是童心未泯。”这是梁志庆在一次闲聊中透露的心声。为了更清楚的分析这种心境，他又语重心长的说：“任何人只要有一颗永远保持童稚般天真的心，经常以乐观的胸怀去看待人世间的一切，就永远不会有衰老的感觉。岁月虽然可以增添一个人的年龄，老化一个人的身体。可是，童心却可以使一个人永远把青春留住。”

30多年来，梁志庆就怀着这样一颗注满对儿童的爱心投身教育界，给莘莘学子编织彩虹一般美丽的童话，从教育与学习中将这颗热爱儿童的心发扬光大，向文学创作进行努力，通过手上的生花妙笔，让马华文学的园圃增加一分青葱，尤其是素来被忽视的儿童文学。

“一分辛勤，一分收获”，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梁志庆这些年来在儿童文学的播种，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回馈。

年红先生曾经这样说：“梁志庆写童诗，教童诗，甚至积极投入了推动儿童文学寂寞的行列，主要的还不是要给马华儿童文学扎根！”又说：“他是资深的儿童文学家，他一向的慢工出细货的作风，使他的散文流畅而感人；也使他的童诗温暖了年幼一代的心灵！”

（二）

“我小时候住的村子，是一幅淡淡的炭笔画，背景是一片椰林，奔流过一道混浊的小河，椰林里点缀着三几户人家。”

梁志庆的故乡是麻坡附近的一个小村落，在他的笔下不仅是“一幅淡淡的炭笔画”，还是摇荡心里的一个梦。20多年前，他在《第一课》里写下了上面那一段话；4年前，他又在另一篇散文《故乡的河》里这样写：—

“故乡的小河是一条平凡的小河。／淡淡的日子，燃烧的艳阳天，小河淌着流水。／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小河之水就在流动了。它从东流向马六甲海峡，河水流进海里，就在海上激荡起来……现在，我入水能游，那是故乡的小河教会我的，我感谢它，我怀念它。／远了，故乡的小河！多少年来，它常常从我的梦境中流过！”

正如所有的人一样，尽管梁志庆现在居住的地方，距离他童年时代生活的故乡只是几公里远，“月是故乡明”的思绪依然在他的脑海里缠绕，这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摆姿态，是真真实实的赤子心的流露。

怀着这颗赤子的心，梁志庆把他童年故乡的山和水、人和物，化成一幅又一幅迷人的画、动人的图。不但这样，他还用这颗爱心，将他所接触过的地方和人物，细腻地组成美丽的诗篇，隽永的散文；把童年的故乡的恋情，变成绵绵不绝的乡土国家的热爱。

多情、念旧，是梁志庆的散文，活泼、开朗，是梁志庆的童诗。在文学的创作上，梁志庆恰似自己描画的故乡的小河，没有狂风暴雨的呼啸，总是淡泊宁静而致远的轻轻淌流，保持涓涓不断的气质，那么青春活泼，那么的恬谧自怡，只有“在海上才激荡起来”。

（三）

早在20多年前，我就听过梁志庆的名字，读过梁志庆的散文；可是，认识梁志庆本人，却是迟到1988年6月间星洲日报主办一个文艺座谈会上，当时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相聚，此后便又自各在人海上奔驰了。

1989年，我因为负责大马华文作协与南洋商报合办的第五届文艺讲习班，邀请梁志庆来主讲儿童文学与童诗，才与他又有一次短暂的接触。虽然这些接触的时间都非常的匆忙，梁志庆留给我的印象却像他的散文一样，亲切活泼，青春有劲。

或许文学真的这么容易使人沟通吧，即使梁志庆与我的来往很少，这以后我好几次经过麻坡跟他相聚，那怕是文坛动态或是生活趣事，只要一打开话匣子，便江河一样流泻奔

放。

“你来到麻坡，一定要尝一尝建春园的炒面线和蚝煎。不然，你就不算是到过麻坡。”这是我第一次在麻坡见到梁志庆时，他热情的要我多逗留些时间一起共餐说的话。建春园是麻坡一间历史悠久，并且以炒面线和蚝煎而著名的餐室；据说这两样小食已经是50年来麻坡的代表，就像加影的沙爹和怡保的沙河粉一般。梁志庆既然是麻坡人，当然像他写散文一样，要让外地来的朋友认识他家乡的特色了。

（四）

“向来，我就和文学结缘，自己又在文艺团体内活动，自然有机会和青少年们接触……。青少年在汲取文学的精神营养而提升人生，延续传统。我更愿意为这传递薪火的小工作上尽力而为，使文学像长明灯一样，永不熄灭。”

这是梁志庆在散文《菊》里发出的誓愿。他除了这样说，还进一步阐明：“生命在起、承、转、合中完成篇章，时序是日新又日新的书页，任人翻阅。步入中年，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时光老人送给我一副眼镜，要我更清楚地探看人生。”

怀着这种信念，梁志庆在15年前就宣称“做人须学豆腐”。300多年前的金圣叹和50多年前的瞿秋白，在生命面临熄灭时怀念起豆腐，据梁志庆说，50多年前还有一个作家徐卓立则提出做人须学豆腐，原因“是豆腐的和而不同，虽是龙与蛇杂混，自觉龙种不与蛇群同谋。”

这是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一样的豆腐，梁志庆相信的另一种境界，所以他说：“生活在风云诡谲的时代里，人人应该做好先生，不要做好好先生。做好先生才能自救救人，为国家社会贡献力量；做好好先生则人溺己溺，大家都会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了无痕迹。”

俄罗斯作家巴斯特·纳克说：“艺术所永远关注的有两点：它永远在为死亡深思，因此它永远在创造生命。”梁志庆曾经这样说：“当不成太阳的，可以当月亮；当不成月亮的，最少应该当星星。因为星星有光芒，可以指引方向。”以这样的情怀面对文学与人生，梁志庆确实确实留住了青春。

(20.2.1992)

(12.8.1992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后记

这本集子，收入我的作品计四十四篇，写作年代始于一九八〇年以迄于近期。

第一辑的作品，有我赤子之心，写童稚之情的散文。

在第二辑的散文中，我抒发了乡土之爱，并寄寓传统文化之情。

第三辑收入我到中国和台湾去旅游的散文，主要的还是在写我自己的感情和感觉。一九九二年，苏联甫经解体，马来西亚政府开放人民前往中国观光，年届五十的我，立刻赶去神州大地，读那里的山水和古迹，对照书中的描述文字，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一九九四年，我又到云、贵和三峡一游，至今仍然引为快事。

第四、五集中有我参与文学活动的言行文字，都是我关怀马华文学的絮语，但睥之无甚高论。实际上，迈入八十年代后的马华文坛，文学主义和流派之争已经缓和下来而趋向于交流互会，戾气烟消后，祥云在天，但见马华文坛晴空万里，景观壮阔。

我要感谢柔佛州梁氏公会资助本书出版（由建发贸易商报效二千元作为本书印刷费）。

作家方理兄为本书处理打字与校对的工作，够辛苦的了，他细读精校，除虱务尽；对他的隆情厚谊，我又怎个谢字

了得！

作家、画家浩于豪兄提供本书的设计，他以立体的写意形象凸现艺术美，我唯有连声向他道谢。

在附录中我也收进中国潘亚瞰教授和马华作家唐林兄的鸿文，对他们的鼓励，我谨以努力学习作为期许。此外，沈洪泉兄和唐林兄对小书《黄花乡镇》的评议，也给我写作上的宝贵意见，促我提升水平，在此，我也一并向他们谢了。

听石

作者: 梁志庆

出版: 南马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 Kesenian Malaya Selatan
32, Jalan 1A, Taman Sri Maharani,
84000 Muar, Johor. Tel : 06-9516242

打字: 茂钜电脑有限公司

Macro Computers Sdn. Bhd.
No. 72, 1st Floor, Jln. Sisi, 84000 Muar, Johor.
Tel & Fax : 06-9515630

承印: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45169-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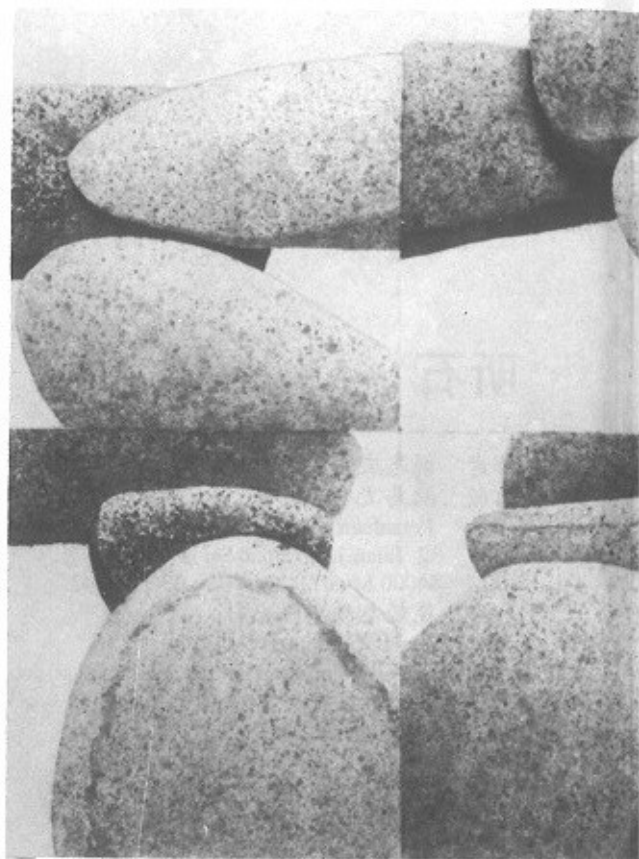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定价: RM9.00

初版: 1998年7月

设计: 浩于豪 (青年画家、作家)

听



本书获得柔佛州第

石



梁氏公会资助出版

